

舞台劇劇本 第三名



梁明智

出生：民國58年生

學歷：文化大學戲劇系

現職：戲班子劇團創意總監，頤倫影視公司總監，小說家

曾發表之作品：「消失的夏天」、「東施眼裡出西施」、「梁山石與祝英雄」

創作理念

兩性的戰爭，是一場永遠也不嫌冷凝的創作議題，高喊女權至上的戰國時代，至今仍然方興未艾，但是，如果今天把創作的重點改變，將男女之爭的主調改成副旋律，提高女性之間的激戰衝突與愛恨元素，卻反見另一番可供耕耘的處女地。是愛是恨，都可以因此格局，而表現的更清晰、辯證得更犀利。這就是「上班女郎教戰守策」最原始的創作理念。

男與女的傳統戲劇元素，在此劇中，透過刻薄言語的嘲諷與壓抑，刻意加以荒謬化、符號化的處理，並不在場面上作清晰的呈現。相反地，只有女性情誼的主題，在此劇中才被加以突顯與詮釋，表面雖然是一場戰爭，精神上，卻是彼此的依賴與互補。意圖表現出一種「戰得越熱，情誼越顯深厚」的詭譎氛圍。

上班女郎教戰守策

劇情大綱

徐寶珠與白玉蘭是一對從小到老，凡事都牽扯不清的苦情姐妹淘，在年輕時曾經為了一樁感情糾紛而整整斷絕來往十二年，直到三年前才冰釋前嫌，並合資開了一家傳播公司，雖仍口角時起，但私底下卻很珍惜這段難得的姐妹情誼。

周鶯鶯和黃安妮是這家公司的年輕員工，個性一野一柔，形成有趣極端。在這家女性至上的公司裡，男人的話題一直被當成禁忌，但明裡越是不提，暗中卻越形潮湧。

整個事情的引爆，發生在經濟不景氣的這一年，一向自視甚高的女老闆們，不得不向現實低頭，接了一樁由大男人所主導的倒楣生意，因而屈服地被迫接受一名男子進入公司上班，一場花枝亂顫的華麗戰爭，就此展開，一發不可收拾。

人物說明

白玉蘭 英文名字為白蘭釵，是一位年過四十的高雅單身貴族，為「雙B影像工作室」的老闆之一。外表柔順和善，卻善於記恨鑽牛角尖。年輕時有一段多采多姿的風流史，但終其一生，只愛過豪哥一人，也因此人，與金蘭之交徐寶珠反目成仇，愛恨交加。

徐寶珠 英文名字為芭芭拉，是一位年過四十的潑辣單身貴族，為「雙B影像工作室」的老闆之一。刀子口，豆腐心，感情直接且強烈，與白玉蘭姐妹感情很深，寧可犧牲豪哥和她的愛情，但卻仍不被諒解，因此個性更為古怪潑辣，從年輕到中年。

黃安妮 「雙B影像工作室」之年輕職員之一，從鄉下來台北發展，是一位刻苦耐勞型的執行製作，對未來有滿腦子的憧憬，將夢想建築在從小到大省

吃儉用的積蓄之上，渴望工作上的成就，也渴望穩定而浪漫的愛情與婚姻。

周鶯鶯 「雙B影像工作室」之年輕職員之一，都會名牌消費女王，是一位只愛走幕前不愛管幕後工作的表演狂，對應接不暇的戀情，也像在表演炫耀，但內心的空虛與茫然，卻沒有人知道，言行放浪形骸，內心卻保守異常。

陳查理 「雙B影像工作室」之新進男性職員，外表是單純無辜的小白臉，骨子裡卻全是壞水，以及玩弄女人的高超技倆；從受盡眾女子壓榨欺凌，到甜言蜜語將整個公司瓦解，能屈能伸，對女人擁有一股相當恐怖的滲透力。

莊董／歐陽英豪／小王／脫衣舞男／豪哥(由同一人扮演)

莊董 傳銷界的奇人，公司的客戶，十分迷信陰陽之學，且大男人主義。

歐陽英豪 來公司應徵之人，舉止扭捏作態，誤以為是在選拔明日之星。

小王 安妮與鶯鶯最鍾愛的攝影師，十分自戀狂妄，正經事卻烏龍百出。

脫衣舞男 寶珠請來作弄玉蘭的禮物，與眾女子渡過公司最迷亂的一夜。

豪哥 使寶珠與玉蘭從年輕失和至今的情人，如今已是一個富有的老頭。

場景說明

本劇的主景為一個以高低平台分隔而開的多區位舞台，表現出一家傳播製作公司的局部空間。以下物體之擺設為必要設計，舞台之設計可採抽象概念式的誇張手法，而不必講究寫實，以突顯現代感與實驗性。

牆上某處清楚地標示了公司的名稱：「雙B影像工作室」。

上舞台最中央的大平台上有一張會議桌與四張工作椅，為本公司的會議室；大平台的右邊有一個門框，隔開另一區更高的平台，為本公司的經理室，平台上擺了兩張辦公桌；左方較低的平台則為公司的玄關入口及茶水間。

下舞台的左邊斜擺了另外兩張辦公桌，較靠邊的那張桌子上有一台電腦；下舞台的中區則擺放了一張長型沙發。

—第一場—

△幕起，燈亮。

△安妮鬼鬼祟祟地背了一個背包從玄關處走入，看看公司都還沒人來，才打開背包。她拿出一捲壞掉的錄影帶，裡面的磁帶已被完全拉出絞成一團，安妮面有憂容。

安妮：完蛋了，弄成這個樣子，理了一個晚上，結果越理越亂，
玉蘭姐要是知道了，一定會把我打死的，天啊，怎麼辦，
小王，你這次真的把我害慘了。

△門外傳來有人講電話的嬌笑聲，安妮急忙將錄影帶又整個塞回大背包裡，假裝認真地打著電腦。

△走進公司的是穿著全身名牌的周鶯鶯，仍以高分貝的方式講著她的電話。

鶯鶯：對對對，就是兩個C字勾在一起那種牌子，妳一定要記得
多幫我帶兩個包包回來，還有啊，一個太陽長鼻子眼睛的
那種，對啦，我要裙子，妳不要忘了，我翻雜誌給妳看的
那一種啊，妳怎麼還是搞不清楚，不管啦，妳一定要買對
啦，那種是歐洲最新流行的，台灣還買不到的啦，喂、
喂！真是的，爛公司，一走進來，電話就斷掉。

安妮：周鶯鶯小姐，今天是怎麼了，我有沒有看錯？

鶯鶯：什麼意思？

安妮：我是說，妳怎麼會這個早就來公司。

鶯鶯：沒什麼，有個名牌白癡的朋友要去巴黎，今天一早的飛機
，我去耳提面命一下，才會這麼早就起……(突然覺得不對)
喂喂，黃安妮小姐，妳少在那邊製造別人對我的誤解好不
好！我什麼時候天天遲到了？只是偶爾一下嘛，誰不會突
然有個身體不舒服，晚一點出門的。

安妮：那你身體一定很不健康，才會常常覺得很不舒服。

鶯鶯：喂，兩個老闆娘難道是多付了妳多少薪水，要妳來這樣盡

舞台劇劇本

心盡力、鞠躬盡瘁的，告訴你，公司在最旺的時候，我也曾經是我們公司最美麗的門面，幫公司拍了多少形象良好的廣告，主持過多少眾星雲集的慈善晚會，現在公司沒那麼夯了，事情也少，沒什麼我可以拋頭露面的機會，晚點來上班有什麼關係？

安妮：妳就只知道以前妳可以在幕前露臉的才叫做工作，剩下的事也不肯幫我一點，現在妳又沒什麼事，也不肯幫忙訂剪接室，也不跟剪，全都推到我這邊來。

鶯鶯：拜託，公司最近能有什麼事嘛！根本就沒有生意了嘛！這兩個月來，我們除了出了一次小王的攝影班，去拍那個玉蘭姐她女兒的葬禮，還有什麼東西好剪嘛。

安妮：就是那捲帶子啊，妳看啦！（從背包中拉出絞壞的錄影帶）

鶯鶯：這是？怎麼會這樣！

安妮：還說呢，早就叫妳去訂剪接室，妳整天就只顧著妳的那支電話打情罵俏，連一通正事要辦的電話也不打，弄到最後，什麼剪接室也訂不到了，拖到玉蘭姐跟我要帶子了，我才拜託小王幫我介紹他朋友來剪這支帶子，誰知道，小王的朋友那台剪接機會這麼爛，把我們所有的拍攝帶都毀了。

鶯鶯：天啊，這下可闖禍了，玉蘭姐要是知道我們這樣對待她女兒的話，不哭得昏過去才怪。

安妮：我也是這樣想。

鶯鶯：等一下，妳說妳找誰幫忙了？

安妮：小王啊？

鶯鶯：小王？妳和他有一腿？

安妮：妳瘋了啊，妳扯到哪裡去了！

鶯鶯：妳不要轉移話題，我知道妳也很喜歡他的，不要騙我！

安妮：笑話，我再怎麼喜歡他也不會像妳表現出來的一樣醜，什麼（故意換成鶯鶯的嬌聲嗲氣假裝說著電話）嗯，討厭啦，人家就是喜歡出你的攝影班嘛，不管啦，你不可以沒空，我明天

要演一個空中小姐耶，你不是最喜歡王家衛的電影嗎，我就是裡面的空中小姐啊，討厭啦，什麼上空小姐，我又不會跳肚皮舞.....

鶯鶯：那是妳自己加上去的！

安妮：我發誓！妳一定有說過什麼上空小姐和肚皮舞。

鶯鶯：那麼久了，我怎麼記得我說過些什麼嘛。

安妮：好，妳不承認，那我演最近這一次的好了，(又換成鶯鶯說話的樣子)小王，我不管，米雪兒的葬禮你一定要來拍啦，什麼？米雪兒有沒有我漂亮！你怎麼這樣，拿我和那隻死...死貓比，我什麼時候像死貓了，我啊，我可是一隻人見人愛的貴賓狗。(忍不住大笑)哈哈，妳也不要笑死人了好不好，哪有人說自己是一隻貴賓狗的。

鶯鶯：貴賓狗有什麼不好的，我覺得貴賓狗很好啊，每天打扮得美美的，噴得香噴噴的，每個人一看見她，就會忍不住把她抱起來親上好一陣子呢。

安妮：還有每一隻公狗，一看到她，都會想要上她。

鶯鶯：妳嫉妒，妳恨妳自己一直到今天都還沒有人願意上，所以，妳才不懷好意千方百計要來勾引我的小王。

安妮：妳不要冤枉人了好不好，是妳自己說什麼拍死貓的錄影帶妳不願意碰，要我自己去想辦法，妳真是沒良心，玉蘭姐平常對我們已經算夠好的了，米雪兒雖然只是一隻土貓，好歹也是玉蘭姐相依為命了十五年的命根子，妳連這點忙也不肯幫，還只會冤枉人。

鶯鶯：我怎麼會沒有幫忙，請王哥來出機那通電話可是我打的呀。

安妮：對呀，妳能打電話請他出機，我就不能打電話找他幫忙找剪接室嗎？何況，還是找到一個這種等級的剪接室。(又把絞壞的帶子拿起來恨恨地看了一眼)

鶯鶯：妳別騙我，像小王那麼帥的男生，妳會沒有感覺。

【舞台劇劇本】

安妮：妳不要把每一個人都想成像妳一樣下賤好不好？我才沒有每天都發春呢。妳看看我，我每天這麼拼命工作是為了什麼，絕對不是要像妳一樣，把所有的錢都花在男人和衣服上面，我希望把每一件事都做好，存上一大筆錢，最好有能力在三十歲以前，買一棟完全屬於自己的房子，然後……

鶯鶯：然後，再找一個男人嫁了，生上一窩子的小孩，有一天一覺醒來，發現自己變成一個老太婆，躺在棺材裡面。

安妮：看妳把人生說成那樣，那妳倒是說說看，像妳這個樣子，每天用名牌包裝妳自己，發著春，找來一個又一個的男人來填滿妳自己，但是，妳又能玩到幾歲，哪一個男人才能真正填滿妳的春心呢？

鶯鶯：只要能填滿我的身體就夠了。

安妮：然後再像妳的隱形眼鏡一樣，用完就丟。

鶯鶯：不會的，小王如果肯來非禮我的話，我絕對不會只讓他得逞一次。

安妮：妳再這樣下去，我才真擔心妳老的時候，會變成什麼樣古怪的老女人。

鶯鶯：再怎麼怪，肯定是不會變成像芭芭拉那樣全身上下都是怪癖的女人。

安妮：呵，這倒是，應該不會那麼慘吧。

△白玉蘭一身高級套裝出現在舞台上。

玉蘭：是誰又在說芭芭拉的壞話了？

安妮：玉蘭姐，妳來了。

鶯鶯：沒有，我們沒有說什麼啊，我們只是在談我們的美麗人生。

玉蘭：年輕真好。

安妮：我才羨慕玉蘭姐有今天的成就，可以有自己的公司，當一個女強人。

玉蘭：女孩子家還是不要像我和芭芭拉這個樣子，有好的歸宿才是最重要的。

鶯鶯：對，然後組織一個名牌家庭。

玉蘭：對了，鶯鶯啊，我之前是不是有交一件什麼工作請妳們幫我完成的？好像很久了，真是的，年紀一大，就一時想不起來是什麼事，到底處理好了沒有。

鶯鶯：(心虛)有嗎？如果隔了好一段時間，以我們的效率，應該早就完成了吧。

安妮：(心虛)對呀對呀，還有什麼新的工作，玉蘭姐妳就不要客氣，盡量交代下來，我們也好有點事做，這兩個月每天只是幫公司掃地接電話，都覺得不好意思。

玉蘭：有妳們這麼勤奮的年輕人當員工真好，嗯，我和芭芭拉也會努力的。雖然時機這麼不景氣，我們還是要堅持我們一貫的品質和服務精神，才能繼續在這麼險惡的傳播圈打響我們雙B工作室的名號，我和芭芭拉已經談過了，為了能過今年這一關，我們只好去開發一些以前沒有考慮過的客戶，把一般人認為應該用很粗糙手法拍攝就OK的商品再重新包裝，就算是小賠一點錢也沒關係，只要改變客戶和消費者的看法，以後這就會變成一筆大生意，我想，做事業，應該就是要用這樣長遠的眼光才行，尤其是我們標榜是女人經營的公司，更不能丟我們女人的臉。

安妮：好了不起哦，我看到了一個很美麗的前景。

鶯鶯：對，我們的雙B一定會越來越壯大！

△鶯鶯說得太順口，兩隻手剛好張在胸前，玉蘭和安妮望向鶯鶯，三人尷尬了幾秒，隨即同聲大笑。

安妮：對呀，玉蘭姐，我們公司的名字真的很猛耶。

玉蘭：雙B的意思，我不是早就告訴妳們了嗎？雙B就是指我和芭芭拉啊，我們的英文名字，白蘭釵和芭芭拉，開頭都是一個B字，在我們少女的時候，眷村的那些小伙子，一看看到我們兩個走在一起，大老遠就會叫我們雙B女俠，剛開始的時候我們都覺得有點難聽，但是久了也就習慣了，甚

【舞台劇劇本】

至自己也漸漸喜歡這樣的一個代號，滿新潮、滿女性主義。

鶯鶯：滿像一個名牌的名字。

玉蘭：也許吧，所以後來我們兩個女孩子出了社會，在外面受了不少男性沙豬的氣，我們都會暗暗立志，我們以後一定要自己開一個只有女人才能作主的公司，自己當老闆，公司的名字一定就要叫做雙B。

安妮：結果妳們真的做到了。

玉蘭：是啊，想不到真有這樣一天的實現，而且一轉眼，居然就三年過去了。

鶯鶯：玉蘭姐，有一點我一直想不通，我這樣問妳妳不要介意。妳的脾氣這麼好，為什麼會有一個這麼像巫婆的好姐妹？

安妮：鶯鶯！

玉蘭：我知道芭芭拉的脾氣不是每個人都會喜歡，說實話，我要不是從幼稚園就認識她，我們可能永遠都不能成為一掛，該怎麼說呢，我想這就是緣份吧，總之，懂得欣賞她的人，就會喜歡她。

鶯鶯：有嗎，曾經有人喜歡過她嗎？

玉蘭：當然有。

鶯鶯：那一定是個怪老頭。哈哈……

玉蘭：放屁！

△玉蘭瞬間變臉，鶯鶯安妮一驚。

鶯鶯：對不起，我不知道妳會這麼生氣。

安妮：是啊，玉蘭姐，我從來沒聽妳說過這句只有芭芭拉才會說的口頭禪。

玉蘭：有嗎？我有生氣嗎？沒有沒有，我才沒有生氣。妳們聽錯了。

△寶珠從玄關外走來，是一身著黑色短旗袍的中年貴婦，專心地講

著電話，情緒激動。

寶珠：放屁、放屁、放你媽的連環大頭屁！有膽你再說一次，好，

舞台劇劇本

你說我們女人什麼都不會是不是！我現在就證明給你看，

女人也會罵髒話，幹！（掛斷）

△場上三人瞪大了眼看著寶珠的亮相，寶珠这才發現大家都在看她。

寶珠：妳們都盯著我看幹嘛？都沒事幹了嗎？沒事幹不會去掃地啊！

玉蘭：妳在和誰講電話？

寶珠：一個王八蛋。

玉蘭：那我可以請問這個王八蛋是誰嗎？

寶珠：就是以前的客戶，劉大同嘛！

玉蘭：什麼，妳這樣罵客戶？

寶珠：我罵他又怎樣，我還沒把他那張臭嘴給縫起來呢，沒錢就沒錢，找了另外一家不入流的傳播公司，用那種不是人可以接受的價錢，又回頭跟我擺譜，說我們這樣只有幾個女人在亂搞，是不行的，我真是放他媽的屁！

玉蘭：芭芭拉！我們不是才談過.....

寶珠：妳不要叫我芭芭拉，全世界就只有妳會噴口水，我跟妳說過多少次了，妳就叫我寶珠行了，喔不，徐寶珠。

鶯鶯：為什麼還要加個姓呢？

寶珠：因為她說寶珠的時候，還是會噴啊，加上個徐寶珠的話，她的嘴就會閉緊了。

安妮：玉蘭姐才沒妳說的那麼嚴重呢，我從來沒看過她向我噴過口水。

寶珠：那是因為妳不叫寶珠或是芭芭拉啊！

鶯鶯：（小聲）明明就是妳對玉蘭姐有偏見。

寶珠：對，就算我對她有偏見好了，妳們絕對不會了解那種被噴過一次口水的噩夢，妳們不是她的好姐妹，妳們不會了解的，她這種在高中時，參加過歌仔戲研究社的人，是最會噴口水的。

舞台劇劇本

玉蘭：好了好了，我們現在能不能不要再談噴口水的這個話題，徐寶珠女士。

寶珠：那妳要跟我說什麼？

玉蘭：我是要跟妳說，我們昨天不是才談過，為了要撐過今年這段不景氣的難關，不是才說好要好好出去連繫客戶的嗎？結果妳今天就又得罪了一個老客戶，如果妳今天還是好聲好氣地跟這個劉大同講完這通電話，也許那個不入流的公司搞砸了他的Case之後，他會再回頭來求我們補救或者長期合作，這都是說不準的啊。

寶珠：白玉蘭女士，哦不，白蘭釵小姐，我知道妳喜歡我這樣叫妳，就不會像是個市場在賣玉蘭花的了。妳說的這些我都懂，但是，那個王八蛋說的根本不是人話，他根本就是看我們女人好欺負，要是要這樣委屈作生意，那我們把公司收起來好了。

玉蘭：我知道妳現在講的都是氣話，當初最想成立這家公司的人是妳，就是因為妳的脾氣走到哪都得罪一堆人，還不如自己出來作老闆，今天，公司如果真的熬不下去了，我相信最在意的人第一個就是妳。

寶珠：我才不在意。

玉蘭：死鴨子嘴硬。答應我，從現在起，不要再跟任何可能會變成我們客戶的人吵架了，即使他真的說了什麼瞧不起我們女人的話，也不需要生氣啊，等我們賺飽了他們的錢之後，還怕說話不大聲嗎？但是，如果今天公司沒了，就等於什麼也沒有了。

寶珠：妳是錄音機啊，這些話妳昨天就說過了。

玉蘭：妳記得就好。

△一個外型粗鄙的中年男子(莊董)，手持羅盤針大搖大擺地走進這家公司到處比劃著，眾女子看著這個冒失鬼，終於忍不住出聲。

安妮：先生，請問你是？

舞台劇劇本

△莊董充耳不聞，繼續到處勘察這家公司的風水。

玉蘭：對不起，先生請問你要找誰？

△莊董仍無禮地越過了她，換成鶯鶯上前。

鶯鶯：(騷首弄姿地比著手語，語意如下)先生，請問你要做什麼？

△莊董撥開了鶯鶯，繼續勘察，寶珠忍不住上前抓住了他的衣領。

寶珠：你這個人是發神經病，還是中央調查局派來的？莫名其妙！

△莊董瞪了她一眼，掙開了寶珠，理一理他的領子。

莊董：嗯，風水還不錯，應該是能賺錢的公司，可以了，叫你們老闆出來。

玉蘭：有什麼事嗎？

莊董：還是把妳們老闆請出來，再跟我談吧。

玉蘭寶珠：(同時)我就是老闆。

莊董：(搶接)的女祕書是吧，算了吧，這種狐假虎威的把戲我莊某人看多了，不過，妳們老闆還真了不起，一次請兩個女祕書，只可惜太老了。

寶珠：放你媽的大頭屁！你到底有沒有搞清楚你現在站的地方是什麼人的地盤。

莊董：什麼人。

四女：(同時)女人！

莊董：女人？哈哈！妳們的意思是說，妳們兩個，真的是老闆？

玉蘭寶珠：沒錯！

寶珠：現在你可以告訴我們你是哪裡派來的王八蛋了吧！

莊董：好吧，就談談看吧，這是我的名片。

△莊董將名片遞出，寶珠接下。

寶珠：莊永在，永成傳銷企業公司金剛鑽石級董事長。

鶯鶯：什麼？永成傳銷，莊永在，那不是就目前國內有名的傳奇

人物，人稱「裝懂不懂，賺錢最懂」的傳銷之神，莊董？

玉蘭：什麼！

驚驚：沒錯，真的是他耶，我昨天才在瑪瑙雜誌看到有關他的緋聞，他真的是照片上被狗仔隊偷偷在旅館門口拍到的那個人。

△安妮不知在什麼時候已倒好一杯水，笑容可掬地站在莊董旁邊。

所有女人也迅速換了一張臉，笑意滿盈。

安妮：莊董，你一定口渴了，來，請喝茶。

玉蘭：原來是莊董事長啊，來來來，請坐請坐，不要客氣。真是的，有什麼事就約我們去你那裡談就好了，還勞動您的大駕，讓您親自跑這一趟，真是不好意思。

莊董：(坐下)沒什麼，親自在外面走動走動，本來就是我們做直銷的最高服務原則，何況，現在要談的是一筆大買賣，當然還是要謹慎點好。

玉蘭：大買賣？

莊董：對，大買賣，這是我們最新一期的「幸福人喜相逢」專案，妳們先看一下。

寶珠：喂喂喂，你該不會是要來跟我們推銷什麼商品吧，我們可不是什麼無知的家庭主婦哦！

玉蘭：寶珠！

莊董：當然不是，我當然是要來和妳們談製作錄影帶的事，妳先別急，慢慢聽我說，再看妳們想不想賺這個錢。

寶珠：既然是能賺錢的事，你就說吧。

莊董：這個「幸福人喜相逢」的專案，目的就是要發動另一波更具號召力的傳銷熱潮，不過為了要區別以往傳銷給人的落伍印象，不是聽一場煽情的演講，就是分發一堆像是精神口號一樣的錄音帶，我不是說那些沒有效，而是覺得沒有創意、有些過時了，所以，我現在的這個新企劃，所要強調的，就是影像，就是Image！所以我決定要發行我們公司的錄影帶，讓

所有的會員都能藉由影像的魅力，親眼看到永成傳銷大家庭的成長和茁壯，而對我們充滿信心，更努力地推展我們的商品，累積大家的財富。

寶珠：聽起來，好像真是一筆大生意，可是，我們又不認識，你是怎麼會找上我們的呢？

莊董：因為妳們公司的名字啊，我在電話簿上翻到時，我就知道這是一個了不起的名字，雙B！美女與野獸，Beauty & Beast！

寶珠：這裡哪有野獸！你才是野獸咧！

玉蘭：是「美麗的」與「最好的」，Beautiful & Best！

莊董：隨便啦，反正雙B這個名字很好就對了，筆劃我算過了。

安妮：請問B是幾劃啊？英文字也可以算筆畫嗎？

莊董：當然可以算，老外迷我們中國算命的多的是，我告訴妳們，妳們公司不但名字筆劃好，風水地理也不錯，如果人事上的配合協調的話，絕對是一個能賺大錢的龍穴。

鶯鶯：真的嗎！

寶珠：哼，迷信。

莊董：迷信卻不能不信，告訴妳們好了，我是怎麼會在一年之內從開計程車，變成今天這個金剛鑽石級的傳銷之神，靠的是什麼？就是這個啊(拍拍他手上的羅盤)，傻女人。

寶珠：請你不要在女人兩個字前面加上一個傻字。

玉蘭：好好好，既然你要找我們賺錢，我們當然什麼都相信，我們現在是不是應該好好把合作細節談一談，可能的話，就可以進行簽約了呢？

莊董：當然，越快越好。

玉蘭：太好了。

莊董：對了，進來妳們公司這麼久，怎麼都沒有看到半個男的？

寶珠：當然囉，我們雙B公司，是從來不請男人的。

莊董：什麼，極陰之地？

【舞台劇劇本】

寶珠：什麼極陰之地，我看你才陰陽怪氣，剛才還說這裡是什麼龍穴，現在馬上又改口說我們是極陰之地？

莊董：龍穴是沒有錯，但是沒有陰陽調合就是不行，氣數一定會被用盡的。

寶珠：你說這是什麼鬼話，我看你分明是性別歧視，說的話比放屁還臭。

玉蘭：芭芭拉，妳靜一靜好不好！

寶珠：不要噴口水！

莊董：我看，這生意還是不要再談下去好了。(欲起身)

玉蘭：(拉住他)莊先生請等一下，我們有男員工，我們一直有的，只是他現在不在這裡而已！

莊董：真的？

玉蘭：真的真的，我們的公司裡有一個很陽剛、很有男人味的年輕小伙子，你說得對，你說得真對，我們公司要是沒有他啊，

還真是都賺不到錢呢！

寶珠：白玉蘭，妳在胡說什麼妳啊！

△玉蘭推開寶珠，向鶯鶯安妮使眼色，兩女上一拉一擋，將寶珠隔開。

玉蘭：莊董，你放心，有沒有男員工這種小事，怎麼會成問題呢？

你怎麼說，我們就怎麼做囉，最重要的是，合作愉快囉。

莊董：那是當然，既然妳這樣說，我當然也不會有什麼意見，那就這樣吧，我們再用電話連絡，原則上，我希望下個禮拜就能

把約簽好。

玉蘭：真的嗎？那真是太好了。

莊董：對了，簽約的時候，我希望你說的那個男性員工也可以在場，還要附上他在妳們公司的勞健保資料，好讓我再確定一次，妳們公司的好筆劃和好風水是不是可以成立。

玉蘭：當然當然，你怎麼說，我們怎麼做，合作愉快！

△玉蘭伸出手欲與莊董握手，莊董伸出手來，卻突然打了一個噴

噠，用手去擋了一下，隨即伸回，繼續和玉蘭完成握手的動作。

莊董：嗯，合作愉快。再見！

玉蘭：莊先生，請慢走！

△莊董大搖大擺地走出公司，玉蘭、安妮、鶯鶯目送，鬆了一口氣，只有終於被放開的寶珠，忿忿不平。

寶珠：白玉蘭，妳真不是個東西，妳憑什麼自己作主，為了這樣的爛生意，隨便答應這個什麼裝懂假懂的，讓男人來我們公司上班！

玉蘭：爛生意？這筆生意要是做成了，妳知道有多少錢嗎？妳知道他們永成傳銷的幸福人多到什麼程度嗎？這捲錄影帶要是真的發行了，我們真不知道有多少利潤可以淨賺到手的，而且有一就有二，有二就有三，妳自己是學商的，怎麼比我還不懂得作生意？

寶珠：我是沒妳懂、沒妳會變戲法，我只知道我們女人的尊嚴更重要。

玉蘭：妳剛才才答應我的事，為什麼就是不能做到呢？不要再跟任何可能會變成我們客戶的人吵架了，即使他真的說了什麼瞧不起我們女人的話，也不需要生氣啊，等我們賺飽了他們的錢之後，還怕說話不大聲嗎？但是，如果今天公司沒了，就等於什麼也沒有了。

寶珠：妳是錄音機啊，同樣的話妳一天要說幾次。

玉蘭：同樣的脾氣妳一天要發幾次？

寶珠：好啦好啦，怎麼說都是妳有理，就當我剛才一直在放屁好了。

△四女終於和解，同時燦然一笑。

寶珠：好了好了，為了要賺這些王八蛋的錢，大家從現在開始要打起精神來了，工作要開始了，鶯鶯，妳去報社登個啟事，就說我們要找個供我們使喚的男奴。

鶯鶯：太好了，公司終於要有男同事了！我現在馬上就去辦。

舞台劇劇本

寶珠：安妮，幫我去樓下藥房買個喉片，最近罵人罵多了，喉嚨有點乾。

安妮：嗯，我這就去。

△安妮和鶯鶯兩人相偕而出，玉蘭看著寶珠，臉上泛著笑意。

玉蘭：看到妳又恢復元氣，我真為妳高興。我們公司終於又有事情可以做了，我們一定要加油，就像三年前一樣。

寶珠：其實，這也是跟妳學的啊，前一陣子，看到妳為了米雪兒的死，那麼難過，我也很擔心妳啊，可是妳就是那麼堅強，一下子就讓自己變得像個女金剛一樣，我覺得妳真的是比我厲害多了。

玉蘭：米雪兒，對我有很深很重要的意義，十五年了，突然就這樣走了，我當然會傷心啊，可是又能怎麼辦，貓死不能復生，只好就算是緣份盡了，放不下也得放下。還好，我讓鶯鶯和安妮幫我找小王把整個葬禮都錄下來了，也算是留下了一個最美麗的回憶。

△玉蘭一邊說著這段話的時候，寶珠同時一邊收拾著會議桌和沙發，無意間拿到了安妮遺落在沙發上的那只背包，她將背包裡那捲絞壞的錄影帶拿出。

寶珠：這是什麼啊？(唸著錄影帶的標籤)米-雪-兒-告-別-式-拍-攝-帶.....

△寶珠一唸完就後悔了，但玉蘭已衝過來搶，兩人掙扎了一番，玉蘭終於將帶子搶到手。

△玉蘭看了一眼帶子的標籤，整個人隨即癱軟，昏倒在寶珠身上。

寶珠：白玉蘭、白玉蘭！

△燈暗。

寶珠：(又喊了一聲)白蘭釵！

—第二場—

△燈亮，會議室的大桌子前，坐了兩個年輕的男生，陳查理和歐陽英豪；陳查理穿著平凡，白襯衫、牛仔褲加上白球鞋；歐陽英豪的打扮則極其勁爆，新潮前衛猶如一位伸展台上的模特兒。兩人神情緊張的看著這個環境，並不時互看對方。

查理：你一直看我幹嘛？

英豪：(說話極為中性)少臭美了，誰在看你了！哼！

△英豪將時髦的墨鏡戴上，別過頭去，又轉回來。

查理：你還看。

英豪：笑話，你難道裸體嗎，怕人家看啊，我偏要看！不過話說回來，你也真是的，要來演藝圈發展，也不穿稱頭一點，一副乞丐樣就來應徵，真是可憐哦！

查理：要你管，誰跟你說我要在演藝圈發展了？

英豪：那麼你今天來這裡是要幹嘛？這家可是傳播公司耶，你以為是廣播公司啊？哈哈哈，笑死人，人家當然還是會以貌取人的囉！

查理：再怎麼以貌取人也不會選一隻奇怪的火雞吧！而且，恐怕是你搞錯了，並不是所有的傳播公司，都是要選明日之星的，我雖然不是什麼大眾傳播科系畢業的高材生，可是好歹我在高中的時候也在電視公司打過工，我還算知道這些公司要找的是什麼樣的人。

英豪：(三八撒嬌)啊～，不管你怎麼說啦，反正人家就是要在演藝圈發展嘛！

查理：關我什麼事。

英豪：怎麼不關你的事，你要來應徵，就是我的對手，哼！我是絕對不會手下留情的，哈哈哈哈哈……(一串神經質的怪笑)

查理：真倒楣，遇上個神經病！

舞台劇劇本

△鶯鶯從右下舞台(公司內部)走出來，手中拿著一疊應徵資料。

鶯鶯：請問這位名字很好聽的歐陽英豪，是哪一位帥哥呢？

△鶯鶯把目光投射到陳查理，卻沒想到怪里怪氣的歐陽英豪站了起

來。
英豪：(邊說邊比劃舞蹈動作)歐陽英豪這四個字只是個代號，不值

一提，但是卻因為它代表了一個最具天王賣相的明日影視歌

奇男子，就註定要變得意義非凡、而金光閃閃了。

鶯鶯：謝謝，夠了夠了，歐陽英豪是吧，請回座，那這一位就一定

是陳查理囉。(有些嫌惡他的打扮)

查理：嗯。

鶯鶯：(私下小聲)哼，一副生來註定要當男奴的賤相。

查理：妳在跟我說話嗎？

鶯鶯：沒有沒有。

△安妮提著一個工具箱從內走出，身著工作服。

安妮：呼，終於搞定了。

鶯鶯：妳在幹嘛？

安妮：我把抽水馬桶和倉庫裡的鐵門修好了。

鶯鶯：真的啊，妳真行耶！

安妮：沒有辦法，公司裡又沒有男人，妳又不肯幫忙，這些事只好

我來做囉。

查理：(對英豪)聽到了沒有，人家要找的可是男人。

英豪：我當然知道啊，難道我不是嗎？不過，如果要我修馬桶換電

燈泡的，我可不幹哦！

查理：人家還請你當少奶奶咧！

安妮：你們就是今天要來應徵的人嗎？

英豪：是啊，妳看我有沒有希望應徵到這份工作，然後開始展開我

的輝煌演藝事業呢？

安妮：你呀……嗯，很好啊，很有潛力，不過我不是老闆，我不知道

能不能給你這個希望，你知道的，當老闆的人，品味都有點

舞台劇劇本

奇怪。對了，我們的雙B到哪去了？

查理：(壞壞色色地)妳們的雙B不就長在妳們的身上嗎？

鶯鶯：你這壞蛋，真下流，這話要是讓我們的兩位Boss聽到，一定馬上把你轟出去。

英豪：哦，雙B就是指妳們的兩位老闆啊，哼，(對查理)你～慘～了！哈哈哈哈...

鶯鶯：她們一早就出去和莊董談生意，一直到現在還沒回來呢。

安妮：如果這次又談不成，那我們公司這次的男性職員也就請不成了。

查理：什麼意思啊？不請人了嗎？

△玉蘭和寶珠由外走入，兩人似乎有所爭執。

玉蘭：前天那個姓杜的呢，我看他還滿有經驗的啊，人也很機靈的樣子。

寶珠：放屁，我看他是有性經驗吧，分明是妳看上他的那個那雙勾魂眼，請這種人來公司，公司準會失火。

玉蘭：要不然昨天那個姓梁的呢，一副很老實的樣子。

寶珠：老實？老實能當飯吃啊，我最恨的就是那種看起來忠厚老實，其實是一肚子壞水的斯文敗類，妳難道忘了，妳十六歲那年是怎麼失身的嗎？

玉蘭：芭芭拉！

寶珠：不要噴口水！還有，妳也不要再跟我提那個姓張的，我一看他的臉就知道妳心裡在想什麼，還有那個姓季的，那張臉就和當年你那個歌仔戲研究社社長，長的是一模一樣.....

玉蘭：徐寶珠！我是要妳幫忙挑一個員工而已，不是要妳在那朗頌我的懺悔錄。

寶珠：反正我不會挑，妳的懺悔錄太多彩多姿了，隨便挑哪一個男的都不對。

玉蘭：那妳就閉嘴。

寶珠：是妳自己問我意見的。

【舞台劇劇本】

鶯鶯：玉蘭姐，這兩位先生是今天要來應徵的。

△玉蘭接過鶯鶯手上的資料看著，若有心事地偷偷看著歐陽英豪。

寶珠：才兩個啊，前幾天不是一天都來五十個嗎？看得我眼睛都花了。

玉蘭：眼花還能看得那麼仔細，妳可真有本事。

寶珠：我只是打個比喻嘛，誰眼花，妳才得老花眼呢！

英豪：什麼，一天五十個！我的敵人，原來這麼多！

寶珠：放心，整個禮拜加起來才兩百三十幾個而已。

鶯鶯：整疊資料拿起來就只有這麼厚！

安妮：對呀，時機不景氣，整個路上的人，不是到處應徵的人，就是「幸福人」。

查理：什麼是「幸福人」啊？

鶯鶯：哦，你落伍了，我唸給你聽。（邊唸邊比傳銷手勢）「幸福人，喜相逢，相逢不是在夢中，相逢一定永成功」！

寶珠：好了好了，現在可是在應徵耶，是看妳們表演還是看他們表演？

英豪：表演，妳們終於要看我表演了嗎？

寶珠：哦，你會表演什麼？

英豪：太好了，我的表演終於有傳播公司的人要看了，我從小就學芭蕾舞，更得過五燈獎五燈之星二度一關的衛冕權。

鶯鶯：真的嗎，我以前每個禮拜都有看耶，那你是被誰打敗的啊？

英豪：（恨恨地）張惠妹！

△眾人哦了一聲。

英豪：但那些都不是我現在最拿手的專長，我目前最厲害的必殺絕技就是，（緩緩地戴上一頂羽毛假髮）扮-裝-秀！Music！

△英豪從桌底下拿出預先準備好的錄音機，按下按鍵，惠妮休斯頓悠揚高亢的歌聲瞬間響起，英豪隨之忘我的對嘴，唬得眾女一愣一愣，只有查理不高興地站在一旁乾瞪眼，直到歌曲結束，眾女激賞地鼓掌。

舞台劇劇本

寶珠：不錯不錯，這小子我喜歡。

玉蘭：(突然變臉)妳喜歡？真的嗎？不要忘了，那個姓莊的說，我們公司缺少的可是陰陽協調！

寶珠：是誰陰陽不協調了？是妳嗎？更年期這麼早就到了？

安妮：好啦，有表演看，妳們就不要破壞氣氛了嘛。

鶯鶯：(對查理)那你呢，人家都表演了，你可不能光看戲哦，今天只有你們兩個人。

查理：表演什麼？什麼時候又變成才藝大賽了？

寶珠：那妳會什麼，你這個廢人！

玉蘭：妳不要這樣嘛，我們尋人家窮開心幹嘛。

寶珠：哼，這個也不能碰，那個也不能碰，都打包起來送給妳好了！

玉蘭：隨便妳怎麼說。(對查理)那這樣好了，你有什麼專長是和我們傳播業有關的？

查理：我...，(想了一下)我會配音，我打過工的！

鶯鶯：配音誰不會，我還配過叫床呢！

寶珠：一個會對嘴，一個會配音，你們兩個還真是絕配，乾脆去結婚算了。

查理：我會配的不是人的聲音，而是機器的聲音，(看眾人不懂於是繼續解釋)我是說我可以幫公司省下一筆音效合成的費用，妳們聽哦.....

△查理像是變了一個人，唱起Bobby Girl的舞曲，唱到副歌時，開始機器性地Repeat歌詞，並且變換了幾種花式變奏版。

△眾人看著他的蠢樣，忍不住大笑，尤其是歐陽英豪笑得最誇張，眾人漸漸止住了笑，望向這個失態的男子，他才尷尬地止住了笑，轉喜為悲。

英豪：(傷心)哼！有什麼了不起！

△英豪抓起他的錄音機，瞪了查理，羞忿地衝出這家公司。

安妮：他是哪根筋不對了？

舞台劇劇本

寶珠：大小姐脾氣！

玉蘭：算了，(對查理)你也回去等候通知吧！我們還要再開會討論一下。(一臉疲憊)

查理：妳們怎麼這樣，我坐在這等了老半天，妳們什麼都還沒問我耶！

玉蘭：(不耐煩)你要我問你什麼？

寶珠：你回去吧，不會錄取就不會錄取，問那麼清楚是要談戀愛啊！

查理：我求求妳們，我已經半年沒工作了，請妳們一定一定要用我！

寶珠：你走是不走？我們這又不是難民營！

查理：那，我先回去了，妳們一定要通知我哦！

寶珠：煩不煩！

△查理失望地走下場，寶珠回頭來看了一眼玉蘭，安妮鶯鶯覺得氣氛詭異，互使了個眼色，也相推走進公司裡面走避。

△玉蘭閃躲寶珠的眼神，極不自在地走進經理室，寶珠隨之跟入。

寶珠：好了，那兩個小伙子現在都已經下樓了，妳可以把頭回過來看我了吧？

玉蘭：妳在說什麼？我又哪裡怎麼了！

寶珠：妳不要騙我了，姐妹都三四十年了，妳身上突然豎起了幾根毛，還能瞞得過我嗎？我們之間不是早就講開了嗎？妳今天為什麼還要裝這個死樣子給我看？

玉蘭：什麼死樣子，我又還沒死。

寶珠：妳明明就是還在誤會我，我都跟妳說過幾千幾百次，當年不是我去勾引豪哥的，在開公司之前妳也都說過妳了解了，為什麼今天妳還要擺這張臉給我看？

玉蘭：沒有沒有沒有，好端端的妳提起那個人幹嘛？

寶珠：妳放屁啦妳，妳剛才一進公司的門，妳的那雙賊眼，就目不轉睛地盯著那個穿得像隻火雞的高個子瞧，只差兩顆眼珠子

沒有掉出來而已。然後妳又看到資料上，歐陽英豪的這個名字，天啊，長得那麼像，名字又叫作英豪，這種天大的巧合，妳說我難道不會發現妳的臉上，有多麼千變萬化的悲喜交加嗎？

玉蘭：妳不要胡說了。

寶珠：我才沒胡說，我告訴妳，豪哥的這件事，可不是什麼妳原諒我，或是我原諒妳就能解決的，唯一的方法只有，我們兩個人，永遠都不再提起這件事，我們姐妹才做得下去。

玉蘭：什麼？我居然還要得到妳的原諒！天啊，妳明明知道，在我的懺悔錄裡，豪哥可是我的最後一個男人啊！

寶珠：妳真自私，妳只用妳自己的邏輯去看這件事情，那我呢！豪哥可是我的第一個男人啊！

玉蘭：妳明明知道那次我是真心的，妳還跟我搶！

寶珠：妳每一次也都說妳是真心的，而我呢，為了妳的這種真心，故意讓豪哥討厭我，找不到我，天知道我這樣做，到底是為了哪一個沒有良心的好姐妹！誰知道，最後又冒出了一個柳燕燕，把他搶走，我們兩個都輸慘了，妳知不知道！這一切的一切，全都是妳害的！

玉蘭：我害的？哈哈...

△玉蘭絕望地笑了幾聲，一陣歌仔戲的前奏進，她開始用歌仔調唱出她的委屈。

玉蘭：(唱)豪哥的英容是人人愛，可惜有好花攏不知採；

放捨阮絕世的美人胎，青眠去吃屎是慫大獸。

講來講去是妳尚厲害，歹心來破壞是尚不該；

不代念姐妹的真情愛，只顧妳自己來爽歪歪。

寶珠：(間奏，突然學起楊麗花的台灣國語)啊，放妳的狗臭屁，豪哥愛妳？我存心破壞？妳這個白玉蘭啊！說白擦話也不怕天公給妳打死，我誤了妳的青春，妳怎麼不說妳才誤了我的一生，妳這個噴口水像放臭屁的臭女人！

舞台劇劇本

玉蘭：(唱)愈想越氣我不認輸，妖精嘛拜妳作師父；

作賊喊抓賊有本事，世界尚毒妳徐寶珠。

△兩人唱歌謾罵的中途，鶯鶯安妮跑出來勸架，幫忙拉住兩個像鬼附身的女人。

寶珠：妳說什麼！妳再說一遍！

玉蘭：我說妳才是狐狸精！芭芭拉！

寶珠：妳還嘖，十五年前絕交那一次，妳就是這樣嘖我的！可惡耶妳！

玉蘭：我就嘖妳怎樣，芭芭芭芭芭芭芭芭.....

△寶珠氣得推開拉住她的安妮，上前往玉蘭臉上就是一巴掌。

寶珠：(與打同時)老娘讓妳嘖個夠！

△玉蘭安妮鶯鶯同時尖叫。

△燈光急收。

—第三場—

△安妮坐在沙發上翹著腿看報紙，嘴裡輕鬆地哼著歌。鶯鶯走入，看見安妮如此輕鬆，不禁一臉狐疑。

鶯鶯：黃安妮小姐，請問妳今天是身體不舒服嗎？

安妮：沒有啊，好得很。為什麼這樣問？

鶯鶯：沒什麼啦，只是每天一進公司都會看見妳在掃地，今天看妳這麼輕鬆，我以為妳要辭職了咧。

安妮：(收起報紙)妳昨天沒有進公司所以妳不知道，我告訴妳哦，從今天起我再也不用作那些苦力了，嘿嘿嘿嘿……

鶯鶯：什麼！妳不做，那不就是我做了嗎？妳該不會這麼殘忍吧，妳難道真的忍心看著一個穿著AMANI的美女，拿著一把刷子去刷馬桶嗎？

安妮：不是啦，我是說，我和妳都不用做那些了！

鶯鶯：天啊，公司真的倒了？不、不、這不是真的！

安妮：妳不要再發瘋了好不好，妳聽我把話講完嘛！公司今天才要開拍幸福人喜相逢的錄影帶，怎麼會倒，我們等著數鈔票都來不及了。

鶯鶯：對呀，妳昨天打電話給我，就只說要錄影這件事，我一直都還不大相信，可是等我回到台北聽到答錄的時候又太晚了，所以也沒有回電給妳再確定一次。那到底是怎麼回事嘛，妳快講啊！

安妮：好啦好啦，我告訴妳哦，供我們使喚的那個男奴，今天終於來上班了！

鶯鶯：真的嗎！是誰是誰！事情是怎麼發生的？難道玉蘭姐跟芭芭拉和好了嗎？

安妮：妳不要急嘛，一次問那麼多個問題，我怎麼回答嘛。我告訴妳哦，昨天啊，妳沒進來公司真是太可惜了，公司裡發生了好多事哦。

舞台劇劇本

鶯鶯：什麼事什麼事？

安妮：那個莊董啊，又來公司一次了妳知道嗎，因為這個案子他很急，我們這邊找男職員的這件事又拖拖拉拉，雖然時間都定了是今天要拍，可是那兩個雙B，她們扯破臉之後，又都不想管這件事了，所以反而換成是莊董急起來了。

鶯鶯：那怎麼辦？

安妮：其實啊，芭芭拉早就想跟玉蘭姐和好了，只是她這個人妳也知道的，刀子口豆腐心，怎麼拉得下這個臉向玉蘭姐道歉，她也知道打了玉蘭姐一巴掌是她不對，而且妳知道她們上次吵架是什麼時候嗎？

鶯鶯：什麼時候？

安妮：十五年前。

鶯鶯：十五年才吵一次架？那感情應該很好才對啊！

安妮：不對，十五年裡面，有十二年是「斷絕來往」，妳說嚴不嚴重？

鶯鶯：天啊，有什麼天大的事，會讓她們鬧成這樣？

安妮：還用說，當然是那個豪哥囉！

鶯鶯：我才一直在想，為什麼公司開業三年來，她們兩個不管發生什麼事，從來也沒吵過架，為什麼那天一提到一個叫豪哥的，就吵成這樣子？原來這個公司能夠撐這麼久，就是因為一直——（與安妮同聲）沒有男人。

安妮：（與鶯鶯同聲）沒有男人！

鶯鶯：奇怪了？為什麼一天之內，妳會比我多知道這麼多？

安妮：那是因為昨天莊董走了之後，芭芭拉私下告訴我的。

鶯鶯：她？她會告訴妳這些？

安妮：我剛才不是說過了嗎，她心裡其實是很想和玉蘭姐和好的，現在眼看公司就快要撐不下去了，而且，如果真的沒有這家公司了，那她和玉蘭姐，可能這一輩子都沒有機會和好了。

鶯鶯：所以她要妳今天，就叫一個應徵名單裡的男奴來公司上班，

好準時開拍這支錄影帶，對不對？

安妮：對呀，妳就沒看到她昨天趁玉蘭姐不在的時候，偷偷打電話給莊董講生意的那股殷勤的樣子。

鶯鶯：不會吧，聽起來好像完全變了一個人似的。

安妮：對對對，真看不出來耶，她對男人還挺有一套的。

鶯鶯：對了，那個男奴呢？是怎麼挑的？

安妮：嘿嘿，是我作主挑的，芭芭拉說讓我全權作主。

鶯鶯：為什麼？哼，我才請一天假，就失去了這個權利，怎麼可以這樣！芭芭拉瘋了啊？

安妮：她才沒瘋咧，我還記得，她昨天是這樣對我說的；(換了一種口氣，學芭芭拉)安妮，我剛才之所以跟妳講了這個十五年前的故事，就是要告訴妳一件事，天底下所有男人說的話，都是一一放屁！所以，妳今天找哪一個王八蛋來公司上班都沒關係，我都沒有意見，就是不要找那個名字裡面有「英豪」這兩個字，而且臉蛋還長得那麼像豪哥的人；(換回安妮語氣)豪哥的臉蛋長得什麼樣子啊？(換回芭芭拉語氣)豪哥，豪哥……，(兩眼充滿光芒)他、他長得很帥、很俊、很令人難忘，豪哥，豪哥，你為什麼要離開我……

鶯鶯：夠了夠了，我只要想到我居然錯過這一幕，我就一輩子不能原諒我自己。所以妳到底找哪一個王八蛋來上班？

安妮：反正之前所有來應徵的人，她們都不滿意，只有最後一天，那兩個呆子還會表演才藝給我們看，逗得我們哈哈大笑的，既然芭芭拉說不能找那個什麼歐陽英豪，那我就只好找那個……

△陳查理一身工作服，手持掃把從公司內走出。

查理：前輩，我整個倉庫都掃好了，地也拖過了，還要掃哪裡？

(看到鶯鶯)妳好，這位美麗的前輩，我是陳查理，請多多指教。

△查理伸出手來，想和鶯鶯握手。

鶯鶯：你手洗過了沒，別把我的名牌衣服碰髒了。

安妮：哼，叫我前輩，叫她美麗的前輩，你的嘴可真甜。

查理：是不是，前輩妳別誤會了……

安妮：不用解釋了，我才不會跟你計較這些呢，你那塊「幸福人喜相逢」的景片做好了沒？

查理：我，正要去做。

安妮：還沒做？你一整個上午都在摸些什麼？光一間小小的倉庫就弄了半天，我們等一下就要開拍了，進度耽誤了，公司賠錢，你擔得起嗎？

查理：前輩不要生氣，我這就去。

△查理急忙衝入，鶯鶯安妮看著他走入，鶯鶯大笑。

安妮：好了啦，妳不要笑了啦妳！

鶯鶯：妳剛才好兇哦，一點都不像平常的妳耶。

安妮：妳以為我喜歡啊，這是芭芭拉特別交代的，說我們一定要給他下馬威，他如果待得下去就待，待不下去最好，這樣等我們拍完了莊董的片子之後，要把他趕走也容易些。

鶯鶯：怪不得妳要他去清那間快兩年沒人整理的倉庫，真有妳的。

安妮：可是，我總覺得這樣不大好，好變態哦！

鶯鶯：這樣哪算變態，他也不照照鏡子，看看自己是什麼樣子，還穿得那麼寒酸，能有機會來為我們這幾位仙女服務一段日子，也算是他的造化了。

安妮：對啦對啦，全世界的好男人，都變成妳的男朋友，讓妳服務去了，剩下的，當然也只好來服務妳囉。

鶯鶯：哪有那麼爽的事，小王都還沒有變成我的男朋友咧。

安妮：那麼，等會兒妳可要好好把握把握囉！

鶯鶯：什麼？今天公司是出小王的班？妳怎麼不早告訴我！

安妮：妳昨天沒有來，我要告訴妳的事那麼多，我怎麼記得。

鶯鶯：(變臉)妳是故意的對不對？妳昨天在電話裡，故意不說妳今天是發小王的攝影班對不對？妳故意讓我以為今天可能不會

拍，所以留給我的答錄機會錄得亂七八糟，想害我今天上鏡頭穿得醜一點！對不對！

安妮：妳發什麼神經啊？

鶯鶯：妳在發通告給他的時候，是不是在電話裡說我的壞話？是不是說我很花，男朋友一大堆？是不是說我因為男人約會應付不完，所以請了一整天假，好用來跑旅館趕場？是不是！

安妮：那些可都是妳說的，我才沒那麼無聊！

鶯鶯：他去年送妳的那隻卡通錶呢？妳今天戴在手上了？

安妮：拜託！那隻錶根本就不會走，我早就丟了！

鶯鶯：那他為什麼只送妳，就不送我？

安妮：這種一只兩百塊的地攤貨妳也要嗎？見鬼了吧！

鶯鶯：妳從來沒有拿給我檢查過，我怎麼知道妳說的是不是真的？

安妮：妳不信就算了，自己去跟他要啊！

鶯鶯：妳讓他上過了？

安妮：上妳的頭啦！

鶯鶯：你們什麼時候結婚？

安妮：結婚？

鶯鶯：對呀，結婚啊，妳不是說妳從小到大最會存錢，存到現在，銀行戶頭裡已經存了一百五十萬，就算是當結婚基金也夠了，妳是不是這樣跟我說過？

安妮：說過跟做過又不一樣，那是兩回事嘛！

鶯鶯：所以，妳承認，妳心裡真的是想跟小王結婚囉？

安妮：妳不要把妳心裡想的，幻想成別人也都這樣想，妳喜歡名牌，並不代表所有的女人都喜歡名牌，更何況，小王根本就不是什名牌貨嘛！

鶯鶯：哦，妳又不打自招了，妳說妳不喜歡名牌，又說小王不是什麼名牌貨，這樣不就等於是說——妳喜歡小王？

舞台劇劇本

安妮：天啊，這間公司的風水是怎麼了，為什麼一說到男人，就有
人要吵架呢？

△查理又入，拿了一個「幸福人喜相逢」的景片走出。

查理：兩位前輩，妳們看，這個景片還可以嗎？

安妮鶯鶯：(看都沒看就同聲)不可以！

查理：為什麼？

安妮鶯鶯：(又同聲)太醜了！

鶯鶯：妳幹嘛學我說話？

安妮：誰學妳說話了！

鶯鶯：陳查理先生，我和她誰比較惹人厭？

查理：這……

安妮：陳查理先生，我和她誰比較像妓女？

△寶珠走進公司，老遠聽到吵架。

寶珠：吵吵吵，妳們是要把公司屋頂吵翻過來是不是？(看見查理)

你，哦，我想起來了，那個嘴巴會學唱片跳針的傢伙。

查理：是的，老闆娘好。

寶珠：對不起，請妳把老闆後面那個娘字去掉。

查理：是，老闆好。

△寶珠同時用面紙擤了一下鼻涕，隨手往地上一丟。

寶珠：好，好好幹，公司不會虧待你的。

查理：謝謝老闆娘……(隨即發現說錯)娘，娘娘千秋萬歲，萬萬歲！

寶珠：去，唱歌仔戲啊，告訴你，我可不吃這套！(看見地上那張面

紙)咦，今天沒掃地啊，怎麼這麼髒？

查理：我馬上掃！

△查理下去拿掃把，寶珠把她的包包打開，在地上倒了一堆衛生紙團。

安妮：天啊，芭芭拉，妳怎麼可以這樣！

寶珠：我要把我年輕時在男人公司裡受的氣，全部發洩出來。

△玉蘭穿著一身復古式的風衣，包頭巾寬墨鏡，猶如北非諜影的女

主角，似鬼魅般幽幽走進公司，看見寶珠，兩人不經意地互瞪了一眼，視而不見。

鶯鶯：玉蘭姐，我們今天要開拍莊董的案子，我穿這樣可以嗎？

玉蘭：不要問我，在這家有暴力傾向的公司裡，一個弱女子能說什麼呢，她不是已經私下選了一個男人來向我示威了嗎？
我哪敢說什麼。

△查理拿掃把走出，看見玉蘭，先向她行禮。

查理：美麗的老闆，妳來了啊！

△玉蘭不答腔，僅幽幽地點了頭。

△查理回頭走到寶珠面前，發現一堆衛生紙團，先是一驚，也只好無奈地掃著。

寶珠：小伙子，掃地要掃乾淨，不要漏東漏西的。

△此時坐在舞台前方的玉蘭，並沒有看後方的情形，但她也同樣拿起她的包包，高高舉起，倒了一堆衛生紙團。

鶯鶯：天啊，妳們還真是一對苦情姐妹花耶。查理啊，要把這間公司掃乾淨，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哦！

△查理聞言，朝前方一看，看見玉蘭腳下的衛生紙團，又是一驚，但仍無奈走向玉蘭掃著。

△玉蘭看著面前掃地的查理，終於開口。

玉蘭：年輕人，你老實告訴我，你已經被一個長得像老巫婆的人收服了嗎？你是她那一國的嗎？

查理：老巫婆？我才不認識什麼老巫婆咧。

玉蘭：那就好，還有得救。你放心好了，待在這裡好好幹，公司不會虧待你的。

查理：謝謝老闆娘...(隨即又怕說錯，故計重施)娘，娘娘千秋萬歲，萬萬歲！

△玉蘭眼睛一亮，拔下墨鏡，微微盪出笑意。

玉蘭：平身。

查理：(驚喜)謝娘娘。

舞台劇劇本

寶珠：(不悅)小伙子，過來，哦不，我不應該叫你小伙子，你叫作陳查理吧，查理啊，你老實告訴我，你剛才有沒有讓一個會噴口水的老怪物給吃了，你還活得好好的吧？

查理：怪物？什麼怪物會噴口水，是異形嗎？

玉蘭：查理，你說，我和她誰比較惹人厭？

查理：這.....

寶珠：查理，你說，我和她誰比較像妓女？

查理：兩位老闆，妳們在說什麼，這屋子裡哪有什麼討人厭的妓女呢？哪一個不是美貌如花的仙女！

△玉蘭和寶珠忍不住甜甜地笑了起來，然後發覺對方也在笑，互瞪了一眼，馬上停止住笑。玉蘭把墨鏡戴上。

玉蘭寶珠：(同時)學人精！(停後又說)我進我的辦公室了。

△玉蘭寶珠又同時起身走向經理室，到門口時，互瞪一眼，分別走進，找到位置後定住一個POSE，不相往來。

△查理把滿奮斗的衛生紙團拿進公司內，走出舞台。

△安妮驚鶩看著走遠的查理，對看了一眼。

安妮：還說什麼男奴嘛，我看馬上就變成妳們(指著玉蘭寶珠)的變童了。

鶩鶩：那，我們怎麼辦？搞不好，等她們陰陽協調好了之後，被趕出去的反而是我們。

安妮：有可能哦！

鶩鶩安妮：(同聲)天啊！

△二女同時衝向右下舞台。

△一身勁裝的小王，扛著攝影機走進公司，卻不見半個人影，於是喊著。

小王：啲呼～有人在家嗎？鶩鶩！安妮！妳們躲到哪裡去了啊？

△查理舉著一塊「幸福人喜相逢」的牌子，從公司內側舞台走出，看見小王。

小王：我該不是走錯門了！

舞台劇劇本

查理：請問你是？

小王：這裡是雙B傳播吧，我該沒有走錯吧？

查理：沒錯啊，這裡就是。

小王：(突然變兇)那你是誰？鬼鬼崇崇在這裡做什麼，小心我叫警

察來抓你哦，我和這家公司的人可是很熟的哦！

查理：是嗎？

小王：當然。

查理：有多熟？你倒是說來聽聽。

小王：你還沒告訴我你是什麼人？

查理：我？我叫陳查理，我也不知道我應該算是她們的什麼人，

我只知道這家公司的每一個女人都很喜歡我。

小王：呵呵，喜歡你？就憑你！你大概還沒在這家公司裡聽過我的名號吧？

查理：什麼名號？

小王：宇宙第一金牌攝影師，風流無敵超級大情聖，江湖人稱虎豹小霸王的小王。

查理：小王？很普通的名字嘛！

小王：普通？老虎不發威，被你看成是病貓，我看你是還不知道我在這家傳播公司的威力。你只要把鶯鶯和安妮叫出來就知道了。

查理：會怎麼樣？

小王：會怎麼樣？哈哈哈哈哈，我想就連星際大戰，也沒有那麼慘烈！

△鶯鶯和安妮從下舞台的左側悄悄走出，查理已經看見，小王卻說得渾然忘我。

小王：我告訴你啊，我最得意的一件事就是，去年鶯鶯生日的那一天，我剛好從別的客戶那裡趕來這裡出班，上一個客戶塞給我一只根本不值錢的卡通錶，我知道鶯鶯只喜歡名牌貨，所以就隨手給了安妮，想不到她們兩個女人竟然因為

舞台劇劇本

這件事，整整吵了一個多月，呵呵呵呵，真他媽笨啊……

查理：那她們兩個，你到底，比較喜歡誰？

小王：喜歡？那兩個騷貨？哈、開玩笑，我小王是那麼容易就上勾

的人嗎？我的遊戲規則是這樣的，誰要是喜歡上我，誰就倒

楣；而誰能夠釣上了我，誰就更倒楣！

查理：光是別人倒楣，那你自己呢？

小王：告訴你，就憑我這張臉，從來也沒倒楣過。

查理：也許那只是昨天以前的事。

小王：為什麼？

查理：因為，你今天遇上了一個絕對令你倒楣透頂的人。

小王：哼，少在那邊說笑了，你以為你算老幾啊？說那什麼話嘛！

我就不相信，憑我這種條件，在這個世界上，還有誰能讓我

覺得倒楣的。

△在小王身後的鶯鶯和安妮，似鬼魅般地坐在沙發上。

安妮鶯鶯：(生氣，同聲)我就是那個，絕對讓你倒楣透頂的女人。

△小王驚訝轉身，舞台上的所有人成詭異定格。燈光使畫面呈紅色

剪影，一束光落在查理的身上，查理說話。

查理：(對觀眾)不對，我所說的那個人，是個男的。

△燈暗，緊張音樂出。

△幕合，上半場結束。

—第四場—

△幕起，燈光似舞會般昏暗且華麗閃爍，一群女人的聲音，大聲地數著倒數計時。

寶珠玉蘭安妮鶯鶯：(齊聲)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Happy New Year！

△十二點的鐘聲伴著歡樂的音樂作響，燈光也漸亮成一種迷幻的效果。安妮與鶯鶯歡樂地相擁，寶珠與玉蘭在此氣氛裡，本來差點忘情地要擁在一起，但眼神一相觸及，隨即有默契地彈開，哼了一聲。一旁的查理西裝筆挺，無聊地打了一個呵欠。

△燈光恢復正常。

查理：我拜託妳們這群女人好不好！今天晚上規定要來公司集合，原來就是為了這個無聊的晚會啊！

鶯鶯：你為什麼要這樣說呢？大過年的。

查理：大過年？哈！有沒有搞錯，大過年是每年的十二月三十一號，不是四月四號，妳們過的這是哪一國的年？

寶珠玉蘭安妮鶯鶯：(同聲)女人國！

安妮：今天是我們婦女的節日，高興地慶祝一下，有什麼不對？

查理：對不起，今天不是婦女節，而是婦幼節。

寶珠：本來是有一個婦女節的啊，還不是那些大男人的豬，把我們的過年給趕到這一天來了。

查理：對不起，我再說一次，今天不是過年。

玉蘭：查理，我知道，今天要你來陪我們慶祝，對你來說，是悶了一點，但再怎麼說，你也是我們雙B工作室的一份子，我們絕不會不管你的。

寶珠：對呀，我們絕不會不管你的。

玉蘭：(瞪了寶珠一眼)哼，應聲蟲。

寶珠：妳！(不理她，繼續對查理)好吧，就算你覺得今天不應該是過年，覺得我們都是神經病，可是，至少我們也應該為那

【舞台劇劇本】

個多災多難的幸福人錄影帶，高高興興地喝個殺青酒吧！

玉蘭：是啊，這真是一件值得慶祝的大事呢！

寶珠：(瞪了玉蘭一眼)哼，放一個屁，一砲兩響。

鶯鶯：呵呵呵，我只要一想到，拍片的那一個禮拜裡面，小王一NG就被我們破口大罵的那個鳥樣子，我就想笑。

安妮：就是說嘛，他還以為他自己有多帥，拍得有多棒，結果這次不是色溫沒對好，就是Time Code亂跳，最扯的是，他居然有一天到了快收工的時候，才發現他的麥克風沒接線，鶯鶯的聲音全沒有收進去。

玉蘭：真是粗心。

寶珠：男奴就是男奴。

鶯鶯：最可笑的是，他來工作居然每天都穿一種不同的名牌，想向我示威，唉，真是土雞也想學鳳凰，告訴妳們哦，他最後一天穿的那件DKNY是士林夜市地攤上在賣的冒牌貨！

安妮：天啊，虧妳以前還那麼喜歡他。

鶯鶯：妳自己還不是一樣！那只卡通錶呢？

安妮：屁啦！

寶珠：女孩子家，說什麼屁不屁的。

玉蘭：哼哼，只許州官放火，不許百姓點燈。

△寶珠將臉一沉，兩女沉默對視，寶珠先將臉轉開，打破沉默。

寶珠：白蘭釵女士，我知道我現在就開口回應妳的話，妳可能會嫌我的嘴巴臭，但是，在今天這個快樂的日子裡，妳把我惹火了，有些屁我還是要放的。

玉蘭：哈，這可是大新聞了，妳芭芭拉要放屁之前，居然會先打預告片了，說啊，妳還有什麼狠毒的屁話，是我白玉蘭沒聽過的，今天我倒是要大開眼界。

寶珠：妳！

玉蘭：說啊！說啊！

寶珠：我要說了哦，妳可不要後悔！

玉蘭：我還怕妳不成。

寶珠：好，老娘我今天就豁出去了，不然我晚上會睡不著，我……

我……我要跟妳……，道歉！

△寶珠話一脫口，眾人震驚，一片靜默，尤其是玉蘭，一顆淚珠在眼眶裡打滾。

玉蘭：(略微沙啞)徐寶珠，妳，放的屁可真臭！(抹了抹淚)

寶珠：我知道很臭，就像妳噴的口水一樣臭。

玉蘭：我其實，也一直要跟妳說對不起…

寶珠：不要再說了，三年前我們不是早就說過不要再說了嗎？

玉蘭：好，不說對不起，那我要跟妳說，謝謝。

寶珠：謝？妳謝什麼謝？

玉蘭：就是這次的事啊，我知道妳雖然很討厭莊董這個王八蛋，

但是後來你比我沉得住氣，都是妳在和他聯絡的，查理已經都告訴我了，他來上班那天，妳就拉他去莊董那兒，把合約給簽了，我們能這麼順利拿到這筆頭期款，都是妳的功勞，我們雙B工作室今天晚上還能齊聚在這裡，倒數我們第三個婦女節，都多虧了妳。

△玉蘭說話的當口，查理覺得無聊，喝了一口酒，走進經理室裡，坐在椅子上，將一本雜誌蓋在臉上，無奈地仰著臉睡著，不願加入女人們的談話。

寶珠：(略微沙啞)沒這回事。

玉蘭：合約我看過了，利潤真的還不錯，只要我們能準時在下個禮拜交片，尾款就可以拿到了，而且以後還有紅利可以分，妳果然是學商的，真會談生意。

寶珠：不要再說合約了，我最擔心的也是這份合約了，這是我們第一次沒有兩個人在一起跟人家簽約，這次金額又那麼高，我嚇都嚇死了，最讓我提心吊膽的是，對方要求的交片日期那麼緊，我們這邊又鬧得愛拍不拍的，那天簽了這份約，我有好幾個晚上沒有辦法睡覺妳知道嗎！我一直在

想，要是四月十號，我們片子交不出來，可是要賠人家八百萬呢！

安妮：芭芭拉，對不起，我們都不知道，妳的壓力這麼大。

鶯鶯：好在，我們也終於殺青了啊，妳今天晚上一定可以好好睡個美容覺了。

玉蘭：剪接室訂好了嗎？不會是上次那一家吧？

安妮：玉蘭姐，放心吧，我們再也不相信小王了，剪接室我早就訂好了，後天開始剪，這次我一共連訂了三天，一定可以剪得完。

玉蘭：這樣妳可以放心了吧。

寶珠：謝謝妳。

玉蘭：謝謝妳。

△兩人對視之後，忍不住相擁，前嫌盡釋。

安妮：太好了，妳們終於和好了。

鶯鶯：我們總算可以切蛋糕了吧。

寶珠：等等，我還有一份神祕的新年禮物要送給白蘭釵的，等我把禮物打開了，我們再切蛋糕。

玉蘭：禮物？什麼禮物，這麼神祕。

△電鈴聲響。

安妮：這麼晚了，怎麼還會有人來。我去看看。(走出玄關)

寶珠：我想是送禮物的來了。

△一位高高帥帥的神祕男子，身著某種軍警制服，一手拿著警棍，一手提著一台音響走進公司，安妮跟上。

安妮：你？你要找誰啊？

△神祕男子沒有回話，拿出一張照片，對著屋內的每一位女人瞧，瞧到玉蘭時，將照片收起，提著音響向她走去。

玉蘭：芭芭拉，妳搞什麼東西啊，該不會是要送我那台破音響吧！

寶珠：當然不是。

△神祕男子持棍逼向玉蘭，玉蘭被逼坐下，男子將音響放下，按了

舞台劇劇本

舞台劇劇本《第二名》梁明智
《上班女郎教戰守策》

播放鍵，一陣令人渾身酥麻的音樂響起，男子的表情開始變得挑逗異常，慢慢地解著他身上的衣物，隨著音樂一件一件丟在玉蘭的身上，玉蘭先是從滿臉驚訝，變得很不自在。

△男子挑逗的一舉一動，牽動著屋內每個女人的驚嘆目光，男子的Man Power Show與眾女子的加入越演越烈，氣氛達到高點。

△音樂響起不久，查理就醒來，走出經理室，看到這個整屋子的女人都呈瘋狂的畫面，十分受不了地走出會議室，坐在下舞台的沙發上繼續生著悶氣。

△玉蘭被挑逗得喘不過氣來，趁著鶯鶯把那個裸男拉走共舞的時候，撥開男子丟在她身上的衣物，偷偷溜出會議室。

△玉蘭一踏下台階，音樂聲隨即淡出，用較小的音量持續襯著，身後的狂歡景像也頓成定格畫面，每隔一段時間再變換一次動作，像是另一張油畫。上舞台燈光調暗，下舞台的詭異燈光調亮。音樂慢慢收到完全沒有，直到下一個人物進出台階之前後，再起。

玉蘭：(笑著搖頭)真受不了這個芭芭拉，居然這樣惡整我。

△玉蘭發現查理無趣地坐在沙發上。

玉蘭：你看起來好像很累？

查理：不是累，是無聊。

玉蘭：外面其實很好玩的。

查理：那妳為什麼要進來？

玉蘭：我怕我心臟病發作，我老了。

查理：亂講，妳一點都不老。

玉蘭：哼，看你這張嘴，油成這樣子。

查理：我不管妳怎麼想，至少我覺得妳是全公司裡，最年輕的。

玉蘭：你真是越說越離譜了。

查理：妳一點也不老，妳只是，寂寞而已。

△玉蘭突然覺得心口被撞了一下，隨即又顯得有些生氣。

玉蘭：你憑什麼這樣說，你又了解我多少！

舞台劇劇本

查理：很多很多，只是妳不知道而已。

玉蘭：我是不知道你在搞什麼鬼。

△玉蘭起身要走，查理急攔住她的腰。

查理：妳生氣了嗎？只因為我講了真心話。

玉蘭：對，我這個人說反話習慣了，所以我討厭你這樣放肆。

查理：(放手)真可惜，我以為我們可以做好朋友的。

玉蘭：好朋友有很多種。

查理：可以說真心話的那種。

玉蘭：為什麼是我？那麼多年輕...

查理：因為妳的眼睛。

玉蘭：我的眼睛？

查理：對，妳的眼睛！

玉蘭：我的眼睛怎麼了，你發現我的老花眼了嗎？

查理：不是，妳的眼睛裡，寫了兩個字，很深很深的兩個字。

玉蘭：什麼字？

查理：寂寞。

△玉蘭身子癱了下來。

玉蘭：我真的表現得那麼明顯？

查理：不，妳隱藏得很好，不過，和你有著相同寂寞的人，一眼就會看見。

△兩人四目交接，查理邊說邊進，玉蘭邊聽邊退，兩人跌躺在沙發上，一上一下，玉蘭讓查理壓著。

玉蘭：你一定是騙人的，你們男人最會騙人了，你那麼年輕哪來那麼多愁？

查理：妳嫌我年輕？妳該不會是那種會被世俗眼光所困的女人吧？

玉蘭：我、我.....

△查理欲吻玉蘭，在千鈞一髮時，玉蘭踩了煞車，推開查理站了起來。

玉蘭：改天吧，你.....你喝多了。

△兩人尷尬相望，隔著一段距離，安妮踏下台階，手裡拿一罐可樂，看見兩人。

安妮：玉蘭姐！妳怎麼可以做這種事！

玉蘭：(緊張)我做了什麼？

安妮：自己躲起來啊！

玉蘭：哦，我剛才有點累嘛！

安妮：不行，芭芭拉叫我找妳快點回去，她說今天那位哥哥沒親

到你的話，她就不付錢。

玉蘭：這女人怎麼這麼煩。

△玉蘭又看了沙發上的查理一眼，匆匆回到會議室的台階上，變成定格畫面的一部份。

△台階下又只剩下安妮和查理，安妮看著查理。

安妮：你怎麼也不出去熱鬧一下？

查理：要我出去看那個裸男跳舞嗎？我可沒興趣。

安妮：哦，我剛才還以為你回去了呢！

查理：我還有事，不能就這樣回去。

安妮：什麼事，不能明天再做嗎？

查理：不能，今天晚上不能得到一個結果，我就會死。

安妮：什麼結果？

查理：安妮，妳覺得我這個人怎麼樣？

安妮：你.....，你是一個很有趣的人。

查理：怎樣有趣？

安妮：很好相處。

查理：真的嗎？如果和我這樣的人相處一輩子，妳會不會覺得煩？

安妮：什麼？相處一輩子？

查理：對，相處一輩子。

安妮：(背過身去)你.....，你這是什麼意思啊？

查理：妳難道聽不懂，我在向妳求婚嗎？

舞台劇劇本

安妮：求婚？

△安妮嚇得放掉手中的可樂，查理及時接住。

查理：沒錯，求婚。(拉開可樂的拉環)嫁給我吧！

△查理拉住安妮的手，把拉環套在安妮手上。安妮嚇得說不出話來。

查理：雖然我沒有汽車洋房，人又長得不怎麼樣，只要妳和我作

伴，包妳……

安妮：你不要再說了。

查理：怎麼了？

安妮：我...，我...，我好感動！

△查理抱住了她，一會兒，安妮才慢慢推開他。

安妮：我覺得我好像在作夢。

查理：這不是夢。

安妮：為什麼是我？

查理：因為妳的眼睛。

安妮：我的眼睛？

查理：對，妳的眼睛！

安妮：我的眼睛怎麼了，我小時候長過砂眼的。

查理：不是，妳的眼睛裡，寫了兩個字，很深很深的兩個字。

安妮：什麼字？

查理：結婚。

△安妮感動地摀住了她的臉。

安妮：你一定是上天送給我的禮物，我喜歡你，我真的好喜歡你。

查理：什麼時候就開始喜歡的？

安妮：從，從你在我面前表演唱片跳針的時候。

查理：那麼早？

安妮：對，那麼早。

查理：那妳，答應我的求婚了嗎？

安妮：(害羞地跑上台階)不知道！

△安妮衝上會議室的台階，差點撞上鶯鶯，鶯鶯給她一個白眼，慢慢走下台階。一走下台階，就看到查理正向她對望過來，兩人互拋媚眼，定止不動。

△鶯鶯突如其來向查理衝去，跳在查理身上，兩腳將其腰部緊緊夾住，兩人狂野地轉了幾圈，同時跌坐在沙發上，浪笑了幾聲。

查理：妳怎麼現在才進來找我，我悶坐在這裡等了妳一整個晚上。

鶯鶯：我才不相信，我知道你自己會找事做，你在這家公司適應得這麼快。

查理：如果沒有妳，我都不知道怎麼和那些怪人相處。

鶯鶯：你也不能怪她們，她們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故事，熟了之後也就沒那麼難搞了。

查理：那妳呢？妳的故事一定更精彩。

鶯鶯：唉呀，無聊死了，不要問啦。

查理：我們來玩真心話好不好？

鶯鶯：想套我的話，沒那麼容易。

查理：要不然妳先問我？

鶯鶯：好，這可是你說的哦，我要問囉，你到底交過幾個女朋友？

查理：(想都沒想)一個也沒有。

鶯鶯：騙人騙人，我不相信！

查理：不管妳相不相信，反正我知道我說的是實話就好了。

鶯鶯：哼，老套！

查理：不管，現在換我問妳了。

鶯鶯：賴皮！

查理：妳到底有過幾……次性經驗？

鶯鶯：(一臉錯愕，慢慢回答)一次也沒有。

查理：哈哈哈哈……，妳有夠賴皮的！

鶯鶯：反正你不告訴我真心話，我自然也不會告訴你真心話。

【舞台劇劇本】

查理：那我只好相信妳囉。

鶯鶯：可是不相信你！

查理：我相信妳，是因為前幾次我們玩到很晚，我送你回到門口，妳都不讓我送妳上樓，所以我只好相信妳是一個亂而不淫的貞潔烈女囉。

鶯鶯：你的嘴巴好賤。

查理：是因為這樣，妳才不跟我做愛的嗎？

鶯鶯：查理，你如果夠體貼的話，你應該知道，我們女孩子越是真心喜歡一個男生，越是會對那件事小心謹慎，你要相信我，我真的不是你從外表所看到的那種很花的女孩子，以前不是，認識你以後更不會是。

查理：我知道我知道，我就是知道妳這麼好，所以我才越是不能克制我自己，想要和妳做那件事的渴望，妳知道，我是一個正常的男人，一個愛妳愛到快發瘋的男人……

鶯鶯：你……，我……，(感動狀)為什麼？為什麼是我？

查理：因為妳的眼睛。

鶯鶯：我的眼睛？

查理：對，妳的眼睛！

鶯鶯：我的眼睛怎麼了，我的隱形眼鏡很大一片嗎？

查理：不是，妳的眼睛裡，寫了兩個字，很深很深的兩個字。

鶯鶯：什麼字？

查理：我要。

△鶯鶯倒在查理的身上。

鶯鶯：我真的表現得那麼明顯？

查理：不，妳隱藏得很好，不過，因為我也要，所以我可以一眼就看見。

△查理伸出手來，撫著鶯鶯的臉，慢慢滑向她的脖子，慢慢解開她的第一顆鈕扣。

鶯鶯：這顆三宅一生設計的鈕扣很好看吧。

查理：好看。

△鶯鶯陷落查理的意亂情迷中，慢慢將唇獻上。

△查理突然將鶯鶯推開，正襟危坐。

查理：有人來了。

△鶯鶯急忙整理好衣服，匆忙站起，奔到電腦桌，假裝敲著電腦。

△寶珠走下台階，看見鶯鶯。

寶珠：我沒有看錯吧？

鶯鶯：(轉頭站起)答對了，妳看錯了，真是的，妳就不能相信我也會偷偷工作嗎？

寶珠：偷偷工作？偷人做愛倒是真的。

鶯鶯：真是的，和妳開個玩笑，假裝工作逗妳開心妳也這樣。

寶珠：我也是和妳開玩笑的，不行嗎？

鶯鶯：妳開的玩笑，都是SM級數的。

寶珠：妳再不去玩，SM先生就要走了，我已經把錢塞在玉蘭姐的胸罩裡了，再不去看，他可就要把錢拿走了哦。

鶯鶯：什麼？妳怎麼這樣！

△鶯鶯急忙踏上會議室的台階，離開這兩個人。

△寶珠兇狠地瞪著查理，伸出手來指著他。

寶珠：過來。

△查理走了一步，寶珠怒斥。

寶珠：用爬的。

△查理趴下學狗爬向寶珠，寶珠坐在沙發上。

寶珠：抱我。

△查理坐在寶珠身邊，將寶珠緊緊抱住。

寶珠：說你對不起我，永遠不會離開我。

查理：我對不起妳，我永遠永遠，再也不離開妳了。

寶珠：那白玉蘭和柳燕燕她們怎麼辦？

查理：我早就把柳燕燕甩了，而那個白玉蘭是她自己自作多情，

舞台劇劇本

查理：我根本就不喜歡她。

寶珠：你跪下！

△查理放開寶珠，跪在地上。

寶珠：你怎麼可以欺負我的好姐妹，害她恨我一輩子？

查理：我不是人。

寶珠：你是臭狗屎！

查理：我是臭狗屎。

寶珠：你是誰？

查理：禽獸不如的宋英豪。

寶珠：對，你是豪哥。豪哥，抱我。

△查理又抱住寶珠。寶珠慢慢推開查理。

寶珠：夠了，今天大過年的，我很高興，我們就玩到這裡好了。

查理：能夠讓你心情好一點，我比你還高興。

寶珠：傻蛋，你根本就可以不必理我的，我只是一個沒有巫術的老

巫婆而已，就算不理我，我也不會作法吃了你。

查理：我就是喜歡讓你吃。

寶珠：哼，滿嘴髒話。

查理：我的心是乾淨的。

寶珠：為什麼你會喜歡和我這個脾氣古怪的老巫婆，玩這個無聊的遊戲？

查理：妳古怪得很可愛，妳一點也不無聊。而且，我之所以會喜歡這個遊戲的原因就是，我可以因此而單獨和妳相處，親近妳，抱著妳。

寶珠：不行，今天是最後一次了，我已經和我的好姐妹和好了，我不會再心情不好了。

查理：現在只好換成我心情不好了。

寶珠：你他媽的真會放屁。你該不是和每一個女孩子都這麼說的吧？

查理：沒有，不可能，我發誓全世界只有妳值得我這樣說。

舞台劇劇本

寶珠：你倒是說說看，為什麼只有我值得？

查理：因為你的眼睛。

寶珠：我的眼睛？

查理：對，你的眼睛！

寶珠：我的眼睛怎麼了，魚尾紋很明顯嗎？

查理：不是，你的眼睛裡，寫了兩個字，很深很深的兩個字。

寶珠：什麼字？

查理：愛情。

△寶珠表情頓時認真了起來。

△查理出其不意地將她抱入懷中，寶珠臉上驚惶的神色，完全不同於之前的豪哥扮演遊戲。

△此刻，上舞台的定格畫面，只剩下玉蘭、安妮、鶯鶯三人，各據一角，若有所思。燈光也轉變成四道詭異的光束，垂直落在這些女人的身上。

△意亂情迷的音樂隨著光束推到最大，光束慢慢收到舞台全黑。

—第五場—

△空無一人的辦公室，安妮穿著一身名牌，無精打彩地走進來，走到她的辦公桌前，打開電腦，敲著敲著，竟忍不住抱頭哭了起來。

△鶯鶯邊走邊擦眼淚地走進公司，打扮反而樸素平實，走到了沙發前，整个人癱軟在沙發上。

△寶珠走進公司，神色凝重，看見哭泣不停的兩女。

寶珠：好了好了，妳們兩個不要再哭了好不好？從昨天哭到今天，

妳們煩不煩了，公司會倒，都是讓妳們給哭倒的。

安妮：妳不要隨便推卸責任哦，我又不是在哭公司的事情。

鶯鶯：我也不是啊。

寶珠：好了好了，我又沒有怪你們，都怪我自己總行了吧。

△玉蘭走進來。

玉蘭：怪妳什麼？都該怪我才對！

寶珠：是我不對，是我不應該簽那張鬼合約的，現在片子交不出來，才要賠人家八百萬，這一切都該怪我才對。

玉蘭：怪我！我不應該把事情都丟給妳一個人的，我們如果不吵架，就什麼事也沒有了。

安妮：怪我，我上次把妳的錄影帶弄壞了，這次不應該又找小王來拍的，才會把帶子全拍壞了，這都該怪我的。

鶯鶯：誰會知道小王的機器會有問題，每天拍完的時候，妳也有檢查啊，誰知道他拍的帶子，在他的機器放就OK，拿到全世界任何一台機器放，全都變成鬼打架，這都該怪我，是我在拍片的時候，只顧著和查理在一邊打情罵俏，讓小王抓狂，撥錯了按鈕，錯誤百出……

寶珠：不要再提起查理那個王八蛋的名字！

安妮：為什麼不提？他把我們害得那麼慘！

玉蘭：其實錯得最離譜的是我，我怎麼可以那麼粗心，把公司的存摺和大小章交給他去銀行領錢，現在他的人已經不曉得飛到

哪一個國家躲起來了，公司平白虧空了五百多萬，要不然莊董的那八百萬，我東借西湊，也變出來了，公司絕不會像今天一樣，一點辦法也沒有，只好眼睜睜地看著等它關門。天啊！五百多萬啊！

寶珠：真冤枉，一家好好的公司就這樣讓一個人給搞垮了，如果這時候，有人能給我們八百萬該多好。

安妮：芭芭拉，對不起，我本來可以借一百五十萬給妳們的，可是可是.....(忍不住又哭了出來)

寶珠：我知道，妳的戶頭裡只剩二十萬了。哼，這個王八蛋真不是人！

玉蘭：安妮，妳不要這樣嘛，我們知道妳被騙的感受。

安妮：那些錢是我從小學，拿到第一份獎學金的時候就開始存下來的，然後不管是零用錢還是暑假打工賺的錢，我都會盡量省吃儉用，把錢一點一滴存在那個戶頭裡面，出了社會的這幾年，每個月的薪水，扣掉了房租吃穿和交通費用，至少我要存一萬塊下來，一個男朋友也不敢交，一件名牌衣服也沒買.....

鶯鶯：妳今天不是穿Guess嗎？

安妮：這是我昨天才買的，因為我難過嘛！那麼多年以來，我把本來應該拿來享受拿來買名牌的錢，全都存起來，希望為將來買一個比名牌衣服更珍貴的夢，也許是結婚，也許是像妳們一樣開一家屬於自己的公司，我不知道那個夢應該是什麼，只知道當我的錢存得越多，這個夢就越真實。當那一天，查理向我求婚，我以為這個夢就要實現了，他說我們應該有一個屬於我們自己的愛的小窩，我們就去看房子，房子不大，可是頭期款就要130萬，他說他現在還沒錢，我就去領出來給他，誰知道、誰知道.....

玉蘭：好了好了，別哭了，錢被騙了，以後還是可以再賺回來嘛

【舞台劇劇本】

△鶯鶯突然大哭了起來。

寶珠：妳又怎麼了？

鶯鶯：安妮被騙的是錢，可以再賺回來，可是我，我被騙了一樣永遠也補不回來的東西。

寶珠：不會吧？妳不要現在突然告訴我，妳其實是個處女。

鶯鶯：現在再也不是了。

寶珠：天啊！不會吧？妳是處女！那妳的那堆風流債呢？

鶯鶯：哪有什麼風流債，那都是我說來向安妮示威的，我哪來什麼真正懂得關心我的男朋友？沒有！一個也沒有！從我高中以來，哪一個男人不是因為我拒絕和他們發生關係而離開我，越是這樣，我就越是在意，誰才是真正懂得愛我的男人？慢慢的，性愛這件事，變成了我的障礙，自己對那件事的潔癖，嚴重到自己也覺得可怕的程度，甚至有幾個很體貼我的男朋友，就是這樣被我拿防身噴霧器給噴走的。越是這樣，我就越是覺得難過，越是渴望能有一個男人來愛我。

寶珠：天啊，小可憐，妳需要的是一個醫生，而且是男醫生。

鶯鶯：我看過心理醫生了，只是我都一直沒跟妳們提過而已；天啊，越是透過治療來看清我自己，越是讓我感受到自己是多麼地缺乏安全感，一個又一個像是蒼蠅一樣飛過來的男人，都讓我覺得自己就像是一塊發了臭的肉，用越昂貴的名牌布料和香水把我自己包裝起來，越能讓我覺得安全。直到我遇到了查理他簡直是一個神，他可以從我的眼睛裡，看出了我的渴望和不安，全世界只有他相信我是一個如假包換的處女，他是那麼地需要我。

寶珠：於是他就把妳的名牌鈕扣給一顆一顆解開了。拜託妳醒醒吧

！人都不知道跑到哪裡去了，妳居然還說他簡直是一個神？

我看是妳簡直是一個神經病才對！

玉蘭：芭芭拉，別再說她了，她已經夠難過了。

寶珠：難過？妳看看她們兩個，一個是鄉下來的鐵算盤，在讓人摔壞了算盤之後，突然說她不存錢了，還決定把被騙剩的錢，全部拿去名牌服飾店裡面亂撒；而這個更慘，一個裝模作樣的都市浪女，在被人騙去了她的名牌處女膜之後，結果就變成了這個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模樣，看了真是令人生氣！

玉蘭：唉，年輕人就是這樣的，他們是有本錢這樣的，原本是一個極端，在遇到挫折之後，又變成另外一個極端，妳跟我不就是這樣嗎？只是我們現在都不年輕了，再也玩不起了。

寶珠：不要再說了哦，是妳自己答應我，我們不要再提起過去那件事的，尤其是今天，在這個已經夠倒楣的日子裡，妳還提那些幹什麼。

玉蘭：能不提嗎？像我們這樣永遠不提，我們就只好永遠讓那些男人的陰魂，繼續來影響我們的日子，讓我們一輩子都不好過，一輩子都恨著對方。

寶珠：我沒有恨過妳！

玉蘭：我卻恨過妳！

寶珠：白玉蘭，妳還在恨我！很好，我還一直以為妳是我的好姐妹，還一直以為妳應該最了解我是怎麼想的，結果妳說妳還在恨我？

玉蘭：恨跟愛是一體兩面的事情，我們兩個為什麼會那麼恨男人，就是因為，我們太容易愛上男人了。

寶珠：那是妳！我可不是那麼容易就愛上一個男人的，妳知道的，在豪哥之前，我的世界裡只有妳這個，像是花蝴蝶一樣風騷的好姐妹。

玉蘭：可是妳一旦愛上了男人，妳就沒完沒了了，妳為了恨我不讓妳和豪哥在一起，妳就把自己變成另一隻花蝴蝶，把我

【舞台劇劇本】

身邊的男人都沾走了。

寶珠：我沒有，是妳自己變了，妳不再理會妳身邊的男人，所以他們才會來找我。

玉蘭：變的是妳，妳變得連我都不認識了。

寶珠：妳有完沒完，如果妳真要再這樣翻舊帳的話，OK，我只好承認，妳說對了，我真是他媽的恨透妳了。

玉蘭：所以妳變了，漸漸變成我以前花蝴蝶的樣子，而我也變了，變成妳以前迷住豪哥的那種單純溫柔的樣子。

寶珠：真可笑，我變成了妳，妳變成了我。

玉蘭：結果豪哥誰也不愛，讓那個柳燕燕趁虛而入。

寶珠：我們卻因此翻臉了十二年，沒有人知道。

玉蘭：是我自己咎由自取。

寶珠：是我讓愛情沖昏了頭。

玉蘭：才會讓我們到了今天，還會犯了這個同樣的錯誤。

寶珠：哼，真可笑，都一把年紀了，竟然還會相信那些情啊愛的假話。公司今天會倒，說起來，搞不好都是因為我跟妳的恨造成的。

玉蘭：我想是吧，現在就算不想恨妳了，也來不及了，一切都將在明天，莊董派律師來查封公司的時候，就會畫下一個句點。

△眾人一陣沉默。

寶珠：安妮，我們公司要賣的消息，妳發出去了嗎？

安妮：我，我忘了。

鶯鶯：哦，我幫她發了。

安妮：謝謝妳，我真的忘了。

鶯鶯：不用客氣，穿著名牌衣服，是很容易忘東忘西的。

安妮：真可笑，我變成了妳，妳變成了我。

鶯鶯：是啊。

△門鈴響起。

寶珠：一定是有人要來看公司的，想不到鶯鶯的辦事效率這麼好。

玉蘭：門沒關，請進！

△一個穿著體面的中年男士(豪哥)，從玄關走進。

豪哥：妳們好，我從樓下路過，看見妳們公司貼出來的公告，所

以我就上來看一看。

寶珠：你慢慢看吧。

豪哥：妳！(兩眼發直看著寶珠)妳是徐寶珠？真的是妳！

寶珠：你？你是誰啊？

豪哥：是我啊！妳不認得了嘛，我是宋英豪啊！

寶珠：(驚訝)豪哥！你是豪哥？

玉蘭：你！你真的是豪哥！

豪哥：妳是白玉蘭，雙B女俠！

寶珠玉蘭：(同聲)天啊！我不是在作夢吧！(發現彼此的興奮，又

互瞪一眼)

△鶯鶯倒了一杯茶給豪哥，看了他一眼。

鶯鶯：(小聲)天啊，好老的男人。

△但所有人都聽到了，玉蘭打圓場。

玉蘭：是啊是啊，豪哥你真的變老不少，難怪我們剛才一眼認不出來。

寶珠：妳自己還不是一樣老。

玉蘭：哪有妳老得快。

豪哥：哈哈，妳們兩個還是一樣，那麼有活力，我是老了，體力都不如以前囉！

寶珠：我想大概是讓那個柳燕燕給榨乾的吧。

豪哥：燕燕？妳們還記得她啊，我都快忘了這個人了。

玉蘭：她不是你老婆嗎？你怎麼這樣說？

豪哥：對，她曾經是我老婆，但那已經是十幾年前的事了，我們結婚不到一年，她就受不了了，我們就離婚了。

玉蘭：她受不了什麼？

舞台劇劇本

寶珠：受不了妳在背後詛咒她啦！

玉蘭：妳不要亂說好不好！

豪哥：她受不了我們的苦日子。

玉蘭：原來是這樣。

豪哥：所以，我才下定決心，去學做生意，慢慢讓自己變成一個有錢的老闆。

玉蘭：那你現在生意做得很大囉。

豪哥：哪裡，還好啦，(電話響，接起)喂，好，就這樣辦，你順便告訴洪經理，我要再把忠孝東路那棟大樓全部重新裝潢，叫他趕快去找人估價給我，等一下，李祕書！麻煩你打個電話給我的司機，叫他不用一直在樓下等我，我碰到老朋友，要再聊一會兒。

玉蘭：豪哥現在很忙吧。

豪哥：是自己閒不下來。

玉蘭：當老闆的人，是很容易這樣的，只是不知道你當上老闆，變得有錢了之後，有沒有再結婚？

豪哥：很慚愧，我自從離婚以後，就沒再想過這件事了，我一直讓自己很忙很忙，累得像一條狗，直到現在。

玉蘭：真的？你難道都沒想過在你年輕的時候，曾經愛過的女孩子當中，有誰是可以讓你再考慮看看的？

豪哥：結婚嗎？

玉蘭：嗯。

豪哥：有吧，當然，當然是有……

玉蘭：那你為什麼還要這樣打光棍下去？折磨……(略停)你自己！

豪哥：我怕我配不上她，她是那麼純真善良。

玉蘭：你不要再說了，我會不好意思的。

豪哥：而且她不會再愛我的。

玉蘭：為什麼？你怎麼知道她怎麼想，你從沒有出面告訴她這些，她又怎麼會知道你怎麼想！

豪哥：我怎麼會沒有說過呢。

玉蘭：說過什麼？你連向她求婚的勇氣都沒有！

豪哥：不，我向她求過婚，真的，可是她沒答應我。

玉蘭：你在胡說什麼，你從來就沒有向我求過什麼婚啊？

豪哥：向妳求婚？

寶珠：(發瘋似地)你們都不要再說了！

豪哥：寶珠！

△寶珠衝進公司裡，玉蘭終於恍然大悟。

安妮鶯鶯：芭芭拉！

△安妮鶯鶯跟進，場上只剩豪哥和玉蘭。

玉蘭：哈哈哈哈哈……我到今天才知道，我真是個傻瓜。真高興，在我們姐妹快要拆夥之前的今天，讓我遇見了你。

豪哥：為什麼要這樣說？

玉蘭：因為你讓我誤會了她十五年，今天又終於讓我知道，當年是誰對不起誰了。

豪哥：我不懂妳在說什麼。

玉蘭：如果你知道在她的心裡，其實有多麼愛你的話，你就會懂了。

豪哥：妳說什麼？她愛我？她如果愛我的話，她為什麼不願意和我在一起？

玉蘭：那你就知道，我有多麼對不起她了！

豪哥：是因為妳的緣故？

玉蘭：我一直以為你要娶的人是我，是寶珠破壞了我們，誰知道當年，你對她，連婚都求了。

豪哥：說實話，最早我是喜歡過妳的，可是妳的姿態總是那麼高，我根本就不知道妳心裡是怎麼想的；而寶珠的單純直接，讓我覺得很窩心，和她好像有說不完的話似的。直到有一天，我才突然發現到一件事，原來我喜歡一天到晚來找

妳的原因，就是因為這樣我就可以遇到寶珠，和她談心或者找她去看電影。

玉蘭：那你為什麼要把那麼可愛的米雪兒送我，不送給她？

豪哥：因為我以為妳只喜歡貓，不喜歡我。

玉蘭：天啊，米雪兒，但願妳還能活到今天，好好來認一認妳這個狠心遺棄我們母女的爹地。

△寶珠讓安妮和鶯鶯推出來。

寶珠：好了啦，不要再推了，我要打人囉，早知道就不跟妳們說這些了。

玉蘭：徐寶珠，妳可真是我的好姐妹，豪哥向妳求婚的事，妳竟然瞞了我這麼多年。

寶珠：有什麼好說的，說了妳也當我在放屁啊！何況，當年沒說這件事，我們都已經翻臉十二年了，如果我再跟妳說這個，妳不一刀把我殺了！

玉蘭：可是，妳讓我誤會是妳去勾引豪哥，害豪哥不理我。

寶珠：他喜歡上我和我去勾引他，有什麼不一樣？妳不都一樣當我是個狐狸精，用歌仔戲歌詞來罵我。

玉蘭：我要是知道，他已經不喜歡我了，我就不會這樣恨妳了。

寶珠：可是我恨妳，妳也沒有跟我講過米雪兒的爹地就是豪哥啊，而妳竟然自己一個人偷偷養了他的小孩十五年。

玉蘭：米雪兒只是一隻貓啊！

寶珠：可是，妳連這樣也不肯告訴我，證明妳心裡有鬼，就是認為我會跟妳搶！

玉蘭：我們這樣算是扯平了嗎？

寶珠：不算，太不公平了。妳怎麼可以讓這個男人老成這個樣子，然後才跟我說，妳不搶了，妳輸了，妳不恨我了。不行，我不要這樣！

玉蘭：妳自己還不是一樣變老了！

寶珠：放屁，我用的保養品可都是很貴的。

玉蘭：妳饒了我吧，我只希望我們的交情，能再像十五年前一樣，如果妳還是不滿意的話，我真的不知道要怎麼做了。

寶珠：怎麼做？我只希望妳能夠狠狠地，把我當做妳的姐妹就行了。

玉蘭：就像妳對我一樣狠嗎？

寶珠：廢話，這三四十年來，我們這對姐妹是當假的嗎？

玉蘭：妳這個死巫婆！

寶珠：妳這個老妖精！

△玉蘭和寶珠深情一抱，眾人感動，兩人再慢慢分開。

玉蘭：現在這個愛著妳的老男人，妳要怎麼處置？

寶珠：(對豪哥)豪哥，謝謝你今天特地來揭穿這一切，也謝謝你十五年前對我的求婚和送她的那隻貓，讓我們姐妹度過了這段值得用一輩子時間來紀念的日子。我想，我們三個人的故事就只要走到這裡就好了，這個結局已經夠美了。

豪哥：妳難道一點也不願意，再考慮看看？

寶珠：十五年前我都能夠忍痛拒絕你，十五年後，更沒有什麼好掙扎的，更何況我們都已經變了，不是嗎？我喜歡以前的你，你喜歡以前的我，而不是像今天站在這裡翻著舊帳的兩個老人。

豪哥：既然妳這麼說，我也就不再多說了。

寶珠：好了，敘舊敘完了，我們是不是可以談點正事了？

豪哥：正事？什麼正事？

寶珠：姐妹們，我們真的可以這樣搞嗎？

玉蘭：我也不知道耶。

△四女對望，寶珠玉蘭遲疑，安妮鶯鶯猛點頭。

玉蘭：那就，試試看吧。

寶珠：那妳去跟他說。

舞台劇劇本

玉蘭：嗯，好吧，不過，妳不許插嘴。

豪哥：到底是什麼正事要跟我說，這麼神秘？

玉蘭：豪哥，是這樣的，說是正事，其實也可以算是一件私事。

豪哥：什麼私事？

玉蘭：我問你，你還愛徐寶珠嗎？

寶珠：白玉蘭，誰叫妳又提這事的！

玉蘭：不要插嘴。

豪哥：是啊，妳剛才不是都看見她是怎麼拒絕我的，現在妳又問這個做什麼？

玉蘭：因為，因為她現在又突然想要跟你，借一筆大錢。

寶珠：白玉蘭，妳真他媽有種，把事情全都推到我身上。

玉蘭：妳不要叫好不好？是妳要我說的。

寶珠：我沒要妳這樣說！老臉都讓妳賣光了。

豪哥：沒關係，妳們不要不好意思了，誰借都一樣，都這麼久的朋友了，要借多少？儘量說吧！還不還都沒關係的。

寶珠：真的嗎！你真的還這麼愛我？

豪哥：就怕妳不相信我。

△眾女燃起一個希望，望著豪哥。

玉蘭安妮鶯鶯：(同聲)相信！當然相信！

寶珠：妳們不要隨便插嘴啦！現在很緊張耶！

豪哥：沒關係，妳說，錢我現在有得是，妳要多少，我馬上寫支票給妳。

寶珠：即使，我只把你當成一個老朋友，你還是願意簽這張支票？

豪哥：是的。

寶珠：不後悔？

豪哥：不後悔。說吧，妳想要多少？

寶珠：我要……

豪哥：多少？

寶珠玉蘭安妮鶯鶯：(四女同聲)八百萬！

舞台劇劇本

豪哥：八百萬！（昏倒）

寶珠玉蘭安妮鶯鶯：(此起彼落呼喚)豪哥！豪哥！（再齊聲一嘆）

唉！男人哪！

△燈暗。

△幕落，下半場結束。

△劇終。

舞台劇劇本《第二名》 梁明智